

## 已“入盟”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 及英国“脱欧”对其影响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东欧国家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社会转型,而这种转型又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入盟”成为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终极目标。2004年、2007年、2013年先后有11个中东欧国家“入盟”。正值中东欧国家竭尽全力想进入欧盟这一“围城”的同时,2016年6月,英国却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退出欧盟,可谓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面对这一戏剧性的局面不禁引发对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发展状况的思考。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国内中东欧问题专家围绕下列问题进行讨论: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增长有何变化;已“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有何不同;欧盟新老成员国经济诉求有何差异;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有何影响;“脱欧”之风是否会蔓延,多米诺骨牌是否就此开启。

【关键词】 中东欧国家 “入盟” 经济增长 英国“脱欧” 欧洲一体化

### ●转轨、一体化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增长前景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9年东欧剧变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欧洲。随着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三轮扩大,已有11个中东欧国家夙愿得偿,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扩大不仅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而且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经济格局。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 (一)经济转轨与欧洲经济一体化

从顺序性而言,经济转轨先于欧洲经济一体化。中东欧国家在1990年之后摒弃运行不良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转轨之初,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并不明朗。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峰会确定了加入欧盟的基本条件,即哥本哈根标准。哥本哈根标准明确规定候选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标:政治上,具有能够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经济上,存在可运行的市场经济,具有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影响

的能力;接受共同体的法律制度,具有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能力;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包括坚持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哥本哈根峰会开启了欧盟东扩的前景,中东欧国家自觉地卷入欧洲一体化的洪流之中。此后,欧洲一体化在塑造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转轨具有了欧洲性,因此,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可称之为一体化诱致的转轨(Integration-induced Transition)。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显然不是为了转轨而转轨,其目的在于赶超西欧发达国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于 1993 年,而获得欧盟成员国地位只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高级阶段。中东欧国家从获得候选国地位,到开始“入盟”谈判,再到加入欧盟是一个持续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无论是“入盟”前的经济增长还是“入盟”后的经济增长,均与欧洲一体化有关。影响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经济转轨的制度效应,即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二是加入单一市场或候选国部分加入单一市场的效应,即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前两个因素均与欧洲一体化有关。

## (二)“入盟”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趋向

### 1. “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入盟”前水平

一般而言,欧盟成员国地位是促进中东欧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欧盟扩大前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看,“入盟”后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低于“入盟”前的水平。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2001~2004 年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7%,而 2005~2015 年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则在 1.5%~2.4% 之间。捷克和斯洛伐克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均低于 2001~2004 年的水平。匈牙利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 0.7%,大大低于 1996~2004 年的水平。只有波兰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 2001~2004 年的水平。这并不是说,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积极影响。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估计,欧盟成员国地位使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1%。欧盟基金的获得也推动了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欧盟扩大 10 年,波兰共获得欧盟基金 924 亿欧元,相当于波兰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4。扣除波兰缴纳的 314 亿欧元,波兰从欧盟获得净资金 610 亿欧元。由于欧盟资金的流入,2004~2015 年波兰经济年均增长率额外增加 0.3~0.7 个百分点。“入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记录要好于欧盟老成员国。2005~2015 年,中东欧新成员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均高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中东欧新成员国

并没有拖累欧洲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个欧盟,包括欧盟新成员国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也成为2004~2015年中东欧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04~2007年中东欧新成员国家与老成员国差距缩小,而2008年之后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日趋显著。波兰经济学家马里克·达博罗夫斯基的研究表明,与德国相比,新成员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其相对人均收入持续下降。波罗的海国家人均收入急剧下降,后又实现恢复性增长。波兰和斯洛伐克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趋同的进程得以持续<sup>①</sup>。欧盟扩大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欧洲出现流动性危机;其次2010年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陷入危机,欧洲面临就业与增长的问题。在2004年欧盟扩大后的第一个10年,欧盟有7年疲于应付危机,欧元区的生存一度成为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增长有不利影响。

表1 中东欧10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年份	1991 ~ 1995	1996 ~ 2000	2001 ~ 2004	2005 ~ 201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欧盟	1.6	2.8	1.6	0.9	1.7	-0.5	0.2	1.5	2.2
欧元区	1.6	2.7	1.4	0.8	1.5	-0.9	-0.3	1.1	2.0
爱沙尼亚	—	5.6	7.0	1.5	7.6	4.3	1.4	2.8	1.4
拉脱维亚	-11.8	5.4	7.5	1.6	6.2	4.0	3.0	2.4	2.7
立陶宛	-10.3	4.2	7.9	2.4	6.0	3.8	3.5	3.0	1.6
斯洛文尼亚	-0.6	4.4	3.3	1.1	0.6	-2.7	-1.1	3.1	2.3
斯洛伐克	—	3.7	4.6	3.6	2.8	1.5	1.4	2.5	3.6
捷克	-1.0	1.5	2.9	2.0	2.0	-0.8	-0.5	2.7	4.5
匈牙利	—	4.0	3.6	0.7	1.8	-1.7	1.9	3.7	2.9

<sup>①</sup> Marek Dabrowski,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certain Prospects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http://bruegel.org/2014/12/central-and-eastern-europe-uncertain-prospects-of-economic-convergence/>

波兰	2.2	5.1	2.9	3.9	5.0	1.6	1.3	3.3	3.6
保加利亚	—	—	—	2.3	1.6	0.2	1.3	1.5	3.0
罗马尼亚	—	—	—	2.7	1.1	0.6	3.5	3.0	3.8

注:1991~1995年、1996~2000年、2001~2004年和2005~2015年数据为年均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Autumn 2005, Europe in Figures - Eurostat Yearbook 2016.

## 2. “入盟”后新成员国赶超步伐加快

欧盟新成员国 2004~201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 从相对值看, 从占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的 34.1% 增至 46.2%。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 到 2015 年, 除斯洛文尼亚之外, 其他欧盟新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 PPS 计算)比 2004 年有所增加。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成就显著, 与欧盟 15 国的收入差距在 10 年间缩小了 1/3。中东欧国家的赶超进展并不平衡。2004 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50%, 2015 年则增至 69%。2004 年斯洛伐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57%, 2015 年增至 77%。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2015 年分别达到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75%、64% 和 75%, 比 2004 年分别增加 21 个、18 个和 26 个百分点。捷克和匈牙利赶超进展迟缓, 捷克 2004~201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78% 增至 87%, 而匈牙利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61% 增至 68%。作为中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 斯洛文尼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没有增长, 反而有微弱下降。

表 2 2005~2015 年中东欧 10 国人均 GDP 的变化(欧盟 28 国 = 100)

国别	2004 年人均 GDP(PPS)	2015 年人均 GDP(PPS)
欧盟 28 国	100.0	100.0
爱沙尼亚	54.0	75.0
拉脱维亚	46.0	64.0
立陶宛	49.0	75.0
斯洛文尼亚	86.0	83.0
斯洛伐克	57.0	77.0
捷克	78.0	87.0
匈牙利	61.0	68.0

波兰	50.0	69.0
保加利亚	36.8	46.2
罗马尼亚	34.0	57.0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

### 3. 贸易和投资机会增加

欧盟扩大 10 年来,新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了两倍,10 个新成员国(不包括克罗地亚)贸易额增长了 5 倍。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增加,中东欧 10 国外贸在 GDP 中所占份额增加。多数新成员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大幅提升,匈牙利从 2004 年的 63% 增至 96%,斯洛文尼亚从 58% 增至 78%,斯洛伐克从 76% 增至 98%,波兰 2014 年达到 48%,略超欧盟平均水平 45%。只有罗马尼亚低于欧盟平均水平<sup>①</sup>。加入欧盟后,中东欧新成员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增加。以波兰为例,1994 ~ 2003 年,波兰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499.9 亿欧元,而“入盟”后的 2004 ~ 2011 年波兰吸引的外资额则增至 890.8 亿欧元。斯洛伐克约 85% 的出口面向欧洲市场。

### 4. 劳动力自由流动

除英国、爱尔兰和瑞典对新成员国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外,其他老成员国则渐进开放劳动力市场。一些西欧国家为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不同的过渡期。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开放时间表。芬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2006 年开放劳动力市场,奥地利和德国直到 2011 年才开放劳动力市场。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 2016 年 9 月的资料,2004 ~ 2015 年共有 209.8 万人移居欧洲其他国家。劳动力流出缓解了本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也造成了人才的外流。来自国外就业人口的汇款流入对促进国内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

### 5. 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差异性

一些新成员国靠近首都的中心区域得到快速发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中心区域已被列为发达地区,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90%。而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仍被列为不发达地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75%。

<sup>①</sup> Andrea Elieto, Foreign Trade Trend in the EU10 Countries, in Andrea Elteto ed. *Mind the Gap: Integration Experiences of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ecember 2014,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Regional Studies of the Hungarian Scienc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 6. 工资水平出现趋同趋势

2004 年中东欧 10 国的平均收入不足欧盟平均水平的 1/4,2013 年达到了欧盟平均水平的近 1/3。中东欧新成员国差距巨大,斯洛文尼亚平均收入为保加利亚的近 4 倍。中东欧国家的工资水平按照高低排序如下:斯洛文尼亚、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 7. 新成员国融入欧洲价值链

“入盟”后,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的产业转移加快。西欧国家将其制造业,包括汽车制造业转移到中欧国家,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成为欧洲制造业的基地,被称为“欧洲工厂”。中东欧国家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与西欧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为中欧国家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一些新成员国融入欧洲价值链,成为德国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 8. 新成员国对加入欧元区选择不同

在欧元区扩大问题上,中东欧新成员国立场不一。一些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在欧元区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义无反顾选择加入欧元区。目前已经有 5 个中东欧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加入欧元区。它们是斯洛文尼亚(2007 年)、斯洛伐克(2009 年)、爱沙尼亚(2011 年)、拉脱维亚(2014 年)和立陶宛(2015 年),其他国家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表。

### (三) 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前景

现实地估计,中东欧国家要回到 2008 年危机之前的高增长水平已不可能。中东欧新成员国赶超西欧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将比原来预想得长。欧盟新成员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面临许多不利因素。首先,中东欧国家的低储蓄率难以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的储蓄率约在 15% ~ 17% 之间,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资本的流入。其次,中东欧国家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老龄化和工作年龄人口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再次,中东欧国家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欧盟面临多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安全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的危机),在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之际欧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统一欧洲”、“多速欧洲”等选项成为欧洲内部热议的主题。西方民粹主义和极右政治力量上升,反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自由贸易成为鞭挞的对象。在全球层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博弈的结果难以预测,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不确定因素。最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改革动力不足,出现了改革疲乏症。一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出现部分逆转,一些在转轨之初被奉为圭臬的信条受到挑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被重新界定。

最近几年,一些中东欧国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触及了增长的核心问题。甚至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明星波兰在法律与公正党 2015 年 10 月主政波兰后也公开使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波兰经济转轨的设计师巴尔采罗维奇认为,波兰需要加快改革,以避免经济陷入停滞。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唯有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这涉及劳动力市场、人口政策、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创新政策以及移民政策等领域。波兰前经济部部长豪斯内尔强调了改革的紧迫性:“当我们的邻国在进行现代化之时,我们变得弱小,而我们仍然认为一切均好。不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可能感到安全”<sup>①</sup>。如果缺乏危机感,贻误改革时机,中东欧新成员国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将长期处在欧洲的边缘,成为“多速欧洲”的落伍者。

### ●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经济发展、一体化融合及分歧\*

丁 纯 杨嘉威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 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增长变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东欧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体变化。与“冷战”结束和体制转型几乎同步的是这些中东欧国家申请、谈判和陆续加入欧共体或欧盟,欧盟的东扩随之展开。1991 年 12 月,欧共体与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签订了联系国协议。1993 年年初,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两国也成为欧共体联系国。同年,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作出了接纳东欧国家“入盟”的承诺,并制定了“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1998 年,欧盟正式启动与包含波兰、捷克等 5 个中东欧国家的“卢森堡小组”的“入盟”谈判。在科索沃危机的驱使下,2000 年包括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 5 个中东欧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的“入盟”谈判也正式展开。2005 年,欧盟启动克罗地亚“入盟”谈判。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 8 国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于 2007 年 1 月“入盟”。克罗地亚则在欧债危机中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发展模式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BGJ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Hausner: One - Sided Growth Poland's Biggest Weakness, December 18, 2015, Publication: PNB - Economic Review.

2013 年成为欧盟最新的成员国。

作为欧盟联系国以及加入欧盟作为成员国，有力地促进了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与其他成员国的一体化融合。转轨前后相关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治理、产业整合、银行金融体系重建、进出口促进以及相关经济社会领域的体制转型变化较为突出。我们可以通过简单比较“入盟”前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以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老欧盟 15 国水平（见表 1 和表 2），进步明显。对其他多项经济社会指标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中东欧国家发展水平快速与老欧盟 15 国趋同<sup>①</sup>。

**表 1 欧盟老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人均实际 GDP (单位：万欧元)**

成员国	老欧盟 15 国	捷克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匈牙利	波兰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2004 年	2.90	1.28	1.00	0.73	0.73	0.94	0.73	1.60	0.93
2016 年	3.10	1.64	1.35	1.10	1.20	1.12	1.12	1.84	1.45
期间变动率 (%)	6.9	28.1	35.0	50.7	64.4	19.1	53.4	15.0	55.9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http://ec.europa.eu>

**表 2 欧盟老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人均实际 GDP (单位：万欧元)**

成员国	老欧盟 15 国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2007 年	3.08	0.49	0.61	—
2013 年	2.97	0.54	0.67	1.02
2016 年	3.10	0.60	0.72	1.04
期间变动率 (%)	0.6	22.4	18.0	2.0

资料来源：同表 1。

当然，在中东欧国家正式“入盟”、一体化进程启动以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欧盟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开放，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绝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率都显著高于“老欧洲”，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这一轮快速增长从 2009 年起便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

<sup>①</sup> Ryszard Rapacki and Mariusz Próchnia, The EU Enlarg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EE New Member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y, 2009.



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戛然而止（见图1）。2009年中东欧国家GDP出现比“老欧洲”更严重的下滑，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经济下滑14%，立陶宛下滑18%，拉脱维亚更是下滑了23%。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自身结构限制和转型中的问题，中东欧国家在复苏中尽管亮点频闪，增长持续，但也显露迟迟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活力的特点，增长率多次被“老欧洲”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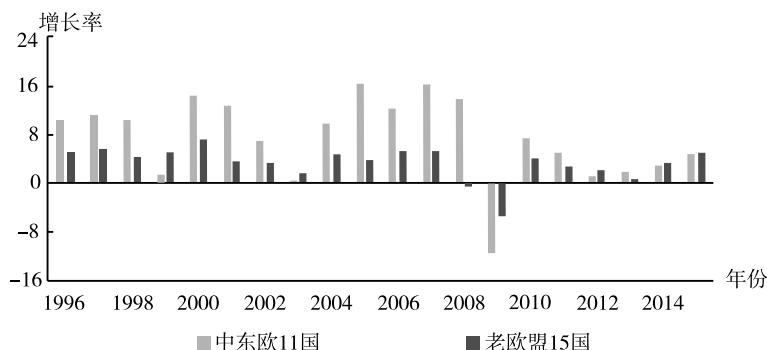


图1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 GDP 增长率比较 (%)

资料来源：同表1。

目前，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可能持续受到欧洲整体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长停滞以及地区政治风险等因素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由出生率下降与人口外流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也会损害中东欧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

## （二）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一体化融合

在经历了作为欧盟联系国和成员国的20多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融合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社会总体的融合程度空前提高。但中东欧成员国相互间仍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第一，最为突出的是部分中东欧国家已经成为欧元区成员国，与欧盟国家的一体化融合程度颇高。其中，斯洛文尼亚（2007年）、斯洛伐克（2009年）、爱沙尼亚（2011年）、拉脱维亚（2014年）和立陶宛（2015年）先后加入了欧元区，采用单一货币，与欧元区经济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剩下的成员国中，除有意愿加入但未符合欧元区进入标准而被挡在区外的国家以外，更引人注目的是捷克等国家在经济指标上符合欧元区趋同标准，但鉴于欧债危机中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和弊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愿加入。从发展趋势来看，尚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成员

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等国民众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持相对负面看法，支持率不高，加入意愿不强。

第二，在与老欧盟成员国的产业融合方面进展显著，但中东欧国家间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 6 国与老欧盟成员国产业链融合程度较高；相比之下，拉脱维亚和克罗地亚与欧盟的产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货币、金融领域的相关指标，如物价水平等与欧盟老成员国基本趋同，但各国间通胀水平存在差异。苏东剧变之后，计划经济下隐性通胀显性化和经济衰退导致中东欧国家出现普遍的恶性通胀。“入盟”以来，中东欧国家较高的通胀水平在经济转型和一体化进程中迅速下降，表明经济运行趋于稳定，通胀得到有效控制。2010 年起中东欧国家平均通胀水平基本与欧盟平均水平趋同。2014 年起受困于经济复苏低迷，中东欧国家通胀率进一步跌落至欧盟平均线以下。其中，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陷入通货紧缩之中（见表 3）。

表 3 2004 ~ 2016 年中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 (%)

年份	欧盟平均	中东欧平均	捷克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匈牙利	波兰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2004	2.0	5.0	2.6	3.0	6.2	1.2	6.8	3.7	3.7	7.5	6.2	11.9	2.1
2005	2.2	4.0	1.6	4.1	6.9	2.7	3.5	2.2	2.5	2.8	6.0	9.1	3.0
2006	2.2	4.2	2.1	4.4	6.6	3.8	4.0	1.2	2.5	4.3	7.4	6.6	3.3
2007	2.3	5.2	2.9	6.7	10.1	5.8	7.9	2.6	3.8	1.9	7.6	4.9	2.7
2008	3.7	8.1	6.3	10.6	15.3	11.1	6.0	4.2	5.5	3.9	11.9	7.9	5.8
2009	1.0	2.6	0.5	0.2	3.3	4.2	4.0	4.0	0.9	0.9	2.5	5.6	2.2
2010	2.1	2.2	1.2	2.7	-1.2	1.2	4.7	2.7	2.1	0.7	3.0	6.1	1.1
2011	3.1	3.7	2.2	5.1	4.2	4.1	3.9	3.9	2.1	4.1	3.4	5.8	2.2
2012	2.6	3.5	3.6	4.2	2.3	3.2	5.7	3.6	2.8	3.7	2.4	3.4	3.4
2013	1.5	1.6	1.3	3.2	0.0	1.2	1.7	0.8	1.9	1.5	0.4	3.2	2.3
2014	0.5	0.2	0.5	0.5	0.7	0.2	0.0	0.1	0.4	-0.1	-1.6	1.4	0.2
2015	0.0	-0.3	0.2	0.1	0.2	-0.7	0.1	-0.7	-0.8	-0.3	-1.1	-0.4	-0.3
2016	0.3	-0.1	0.7	0.8	0.1	0.7	0.5	-0.2	-0.2	-0.5	-1.3	-1.1	-0.6

资料来源：同表 1。

第四，中东欧国家失业率在“入盟”之后与欧盟平均水平逐渐趋同，但是内部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失业率再次超越欧盟平均水平，但从2013年起回归到欧盟平均水平，目前劳动力市场状况优于欧盟整体水平。但其中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失业率水平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拉开差距（见表4）。

表4 2004~2016年中东欧国家失业率（%）

年份	欧盟平均	中东欧平均	捷克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匈牙利	波兰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2004	9.3	11.4	8.3	10.1	11.7	10.9	6.1	19.1	6.3	18.4	12.1	8.0	13.9
2005	9.0	10.2	7.9	8.0	10.0	8.3	7.2	17.9	6.5	16.4	10.1	7.1	13.0
2006	8.2	8.6	7.1	5.9	7.0	5.8	7.5	13.9	6.0	13.5	9.0	7.2	11.6
2007	7.2	7.0	5.3	4.6	6.1	4.3	7.4	9.6	4.9	11.2	6.9	6.4	9.9
2008	7.0	6.6	4.4	5.5	7.7	5.8	7.8	7.1	4.4	9.6	5.6	5.6	8.6
2009	9.0	10.0	6.7	13.5	17.5	13.8	10.0	8.1	5.9	12.1	6.8	6.5	9.2
2010	9.6	12.1	7.3	16.7	19.5	17.8	11.2	9.7	7.3	14.5	10.3	7.0	11.7
2011	9.7	11.4	6.7	12.3	16.2	15.4	11.0	9.7	8.2	13.7	11.3	7.2	13.7
2012	10.5	11.3	7.0	10.0	15.0	13.4	11.0	10.1	8.9	14.0	12.3	6.8	16.0
2013	10.9	11.0	7.0	8.6	11.9	11.8	10.2	10.3	10.1	14.2	13.0	7.1	17.3
2014	10.2	10.0	6.1	7.4	10.8	10.7	7.7	9.0	9.7	13.2	11.4	6.8	17.3
2015	9.4	8.9	5.1	6.2	9.9	9.1	6.8	7.5	9.0	11.5	9.2	6.8	16.3
2016	8.5	7.6	4.0	6.8	9.6	7.9	5.1	6.2	7.9	9.7	7.7	5.9	12.8

资料来源：同表1。

### （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分歧

目前，中东欧国家在难民、社会融合资助、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政策倾向等问题上同欧盟的分歧和争端日益成为关注焦点。

第一，双方在难民问题上的冲突显著。从民意对移民和难民的态度来看，“欧洲晴雨表”的数据颇具代表性：除了克罗地亚，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居民对欧盟外移民的负面态度占比都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甚至远远高于此前因难民危机间接导致“脱欧”的英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始终拒绝接受难民分配方案，并强烈要求加强欧盟边境管制，其中捷克公开支持饱受欧盟诟病的特朗普“禁穆令”，而匈牙利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修建边境隔离墙和难民集中营。但是，在难民压力持续增大并引发欧盟核心成员国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核心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

的立场正在迅速弥合，引发欧盟移民政策的全面紧缩。

第二，中东欧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得失的考虑，在加强社会聚合方面对欧盟颇多抱怨，要求欧盟继续保持对中东欧国家的援助和投资。欧盟财政转移支付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2007~2015 年欧盟预算累计为中东欧国家提供的资助平均达到其 GDP 总量的 14.8%，人均转移支付 1 848 欧元，为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见表 5）。但在目前欧洲经济复苏疲软、部分成员国债务危机严重的背景下，欧盟部分老成员国要求削减向中东欧国家提供的转移支付。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核心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有所加剧。

表 5 2007~2015 年欧盟资助中东欧国家状况

国别	总额（亿欧元）	人均额（欧元）	占 GDP 比重（%）
匈牙利	249.2	2 529	22.9
拉脱维亚	45.3	2 298	18.6
立陶宛	67.8	2 320	18.2
爱沙尼亚	34.0	2 592	16.6
捷克	263.0	2 496	15.9
波兰	671.9	1 769	15.7
保加利亚	66.7	927	15.1
斯洛伐克	116.5	2 144	14.9
罗马尼亚	190.6	960	10.8
斯洛文尼亚	41.0	1 988	10.6
克罗地亚	12.9	305	3.0
合计	1 758.9	—	—
平均	—	1 848	14.8

资料来源：KPMG，<http://home.kpmg.com>

第三，中东欧相关国家在欧洲一体化未来走向等问题上与欧盟核心国家存在不同的诉求，争端尖锐，已经成为关注焦点。在英国“脱欧”以后欧盟内部展开的有关欧洲一体化未来走向的讨论中，维谢格拉德集团旗帜鲜明地反对容克白皮书中提出的核心国家单干式的“多速欧洲”，要求欧洲一体化进程必须建立在民主、共识的基础上。这一提案得到欧盟核心成员国的一致支持，被认为是在民粹主义、疑欧主义泛滥的压力下深入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解决方案。中东欧国家对这一方案的反对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在欧盟中地位被边缘化、影响力受到限制的担忧。为此，维谢格拉德集团华沙峰会还提出要求推进欧盟机制改革，以加强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

机制中的作用；尚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希望能够参与关于欧元区未来改革的讨论，以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第四，在执政理念和政策趋向上，目前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让布鲁塞尔大伤脑筋。如波兰的法律与政治党是一个疑欧主义政党，反对进一步参与由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居然坚决反对持亲欧立场的前本国总理图斯克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在对待美国新当选总统——民粹色彩浓重、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特朗普的态度上，与欧盟核心成员国意见相反，秉持了支持的立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是直接向特朗普表示祝贺。

第五，中东欧国家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与欧盟老成员国意见相左。不同于倾向对英国表现强硬的老欧盟，中东欧国家普遍在对英关系问题上态度暧昧，2016年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上任后也重点对波兰等国展开外交攻势。英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多个方面立场相近。首先，双方拥有密切的经济关联。英国既是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2014年进口额占波兰总出口的6.6%，匈牙利总出口的3.2%），又是中东欧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和中东欧国家的重要侨汇来源。因此，在对英谈判中支持对英妥协、维护双方密切的经济关系符合中东欧国家的利益。其次，在对欧盟态度上，英国与中东欧主要国家都反对欧盟联邦化，主张将更多的权力保留在成员国层面而非向布鲁塞尔转移。最后，中东欧国家在地缘上靠近俄罗斯，因此，在防务上对于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力量和有核国家之一的英国有较多的需求。最近的双边高层交往表明英国和中东欧国家将加强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

### ●从差异和历史角度观察中东欧与欧盟的关系\*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英国宣布“脱欧”给世人留下了无限遐想，再加上因难民等问题导致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欧盟的前景似乎日益堪忧。包括尚未完成退出手续的英国，欧盟共有28个成员，其中11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先后于2004年、2007年和2013年加入欧盟。由于在数量上占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原苏东国家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2AG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着欧盟的小半壁江山，人们都认为，这 11 国“入盟”后的经济发展及其与欧盟的融合程度不仅是观察欧盟今后走向的一个重要视角，甚至也是观察尚在“入盟”途中的西巴尔干国家的一个重要视角。

这 11 个国家不仅在各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与欧盟的整合程度也不同。如果忽视或无视这些差别，将它们看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那么，以它们为视角的观察很可能是失真的。

在地理位置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东南欧国家，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从原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国家规模上，根据欧盟和世界银行 2015 年发布的数据，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面积最大（分别为 31.267 9 万平方公里和 23.839 1 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多（分别为 3 801 万和 1 983 万），领土面积最小的两个国家是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分别为 4.903 5 万平方公里和 2.027 3 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两个国家是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为 206.3 万和 131.3 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GDP 总量居前两位的是波兰和捷克（分别为 4 770.66 亿美元和 1 851.56 亿美元），而后两位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为 224.59 亿美元和 270.03 亿美元）。人均 GDP 最高的是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分别为 2.072 7 万美元和 1.754 8 万美元），而最低的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分别为 8 973 美元和 6 993 美元）。另外，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入盟”的时间是 2004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 2007 年，而克罗地亚是 2013 年。除了“入盟”时间先后有别之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并没有加入申根区，而加入欧元区的只有斯洛文尼亚（2007 年）、斯洛伐克（2009 年）、爱沙尼亚（2011 年）、拉脱维亚（2014 年）和立陶宛（2015 年）。

有如此之多差异的国家加入欧盟的共同依据是什么？它们“入盟”最主要的意义又在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以及苏联之前的沙皇俄国比较有密切的关联。但是，这种关系记忆不是认同的甜蜜，而是被同化的痛苦。历史上，它们长期受制于瑞典和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8~1920 年建立独立国家，1939 年被苏德秘密条约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德战争爆发后被德国占领，二战后再度被并入苏联。在这三国民众的心目中，苏联的占领不仅剥夺了国家的独立，而且将政治上党制和经济上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强加给它们。其他 8 个国家，

捷克和斯洛伐克在 1993 年之前是一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1991 年之前是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从立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 1878 年，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在 1918 年）或复国（波兰在 1918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几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都与西欧联系在一起，而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二战结束时，苏联与英美划分欧洲，这几个国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冷战”的爆发，它们同西欧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联系被“硬切割”，而同苏联的联系被“硬连接”。于是，原来的欧洲国家变成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国家。在以后的 40 多年中，苏联通过苏联模式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不惜运用武力镇压它们要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尝试。总之，波罗的海三国是“被苏联”，而其余几国是“被东欧”。正因如此，它们的欧洲情结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切断，只是由于束缚在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枷锁下而压在内心。这是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历史依据和基本动力。

1985 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弱化和否定苏联模式的同时，也不断地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国家长期被压抑的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回归欧洲的希望重新点燃，并很快发展成为抗争的行动。1989 年 8 月，波罗的海三国的 200 万民众手拉手组成 600 公里的人链，要求独立。与此同时，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去苏联模式化、去苏联化的社会剧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这种社会剧变的结束，苏联、南斯拉夫于 1991 年、捷克斯洛伐克于 1993 年解体。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国家成为地理位置上的中东欧国家，从苏联分离出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理位置上的东欧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从东欧到中东欧就是这些国家与苏联模式的“切割”。但是，苏联模式在这些国家实行了 40 多年，而西欧模式又远离了这些国家 40 多年。回归欧洲对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来说，就是按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重塑自己，而对波罗的海三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几个新诞生的国家来说，就是按西欧的社会模式构建新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在按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重塑自己的途中分手的，但此后依旧按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和发展。对所有中东欧国家来说，加入欧盟首先表明其社会发展模式回归欧洲。因此，这 11 个国家完成了“入盟”，但西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黑山和马其顿还在“入盟”的途中。它们虽然离欧盟入口的远近并不一样，但“入盟”似乎也是迟早的事。对于欧盟来说，收复在二战后失

去的领地也是其梦寐以求的，但因受雅尔塔体系的制约，在“冷战”期间无法实现。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放松，特别是苏联本身也不复存在之后，欧盟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良机，开始了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因此，欧盟吸收中东欧国家进入欧盟的首要意义也是政治上的。

由于在“冷战”期间隔离了 40 多年，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也就是欧盟国家）在社会发展各方面完全是不同的模式，发展的程度差别也很大。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回归和欧盟的东扩在操作层面上契合并非易事，欧盟不仅向中东欧国家提出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标准，而且积极帮助它们达到这些标准。例如，斯洛文尼亚 1998 年 2 月开始“入盟”谈判。欧盟委员会在《关于斯洛文尼亚实行和实施结盟标准》中，全面评估了斯洛文尼亚的改革，认为它在实现政治稳定和民主化方面做得比较好，建议其致力于满足共同体法律总汇中的其他条件，如国内市场、保护环境、就业政策、财政改革等。斯洛文尼亚在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前，欧盟向它提供了金融援助和农业、外贸、财政等方面的改革补助。2001 年，欧盟又向斯洛文尼亚提供了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推动了斯洛文尼亚外贸的发展和外资的进入。与此同时，经过协商，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解决了领土和双边贸易中的争议，同奥地利也解决了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问题。完成了这些任务，2004 年斯洛文尼亚才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其他 10 个国家也都大体经过了这种过程，只是内涵的偏重有所不同。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就是按欧盟的标准重塑自己，逐渐清除“东欧痕迹”获得“欧洲身份”。欧盟已经帮助这 11 个国家完成了心愿，还正在帮助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完成这种心愿。但是，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对中东欧国家的“改造”，使之步入欧洲的轨道，而非单方面的援助。所以，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它们“入盟”前后经济快速增长上面。2007~2015 年罗马尼亚 GDP 增长率分别为 6.9%、8.5%、-7.1%、-0.8%、1.1%、0.6%、3.5%、3.1% 和 3.9%，人均 GDP 分别为 6 000、6 900、5 900、6 300、6 600、6 700、7 200、7 600 和 8 100 美元。再如，根据欧盟委员会 2009 年的一份经济报告，中东欧新“入盟”成员国 GDP 增长率欲赶上欧盟 15 个老成员国，保加利亚需 30 年，匈牙利需 28 年，波兰需 26 年，罗马尼亚需 20 年，捷克需 19 年，斯洛伐克需 13 年，斯洛文尼亚需 8 年。这些数据不能说明它们的经济发展与欧盟没有关系，但更多地表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另外，剧变后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经济也在逐步增长。例如，罗马尼亚 GDP 1993~



1996年分别增长1.5%、3.9%、6.9%和4.1%。再如，塞尔维亚2001~200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5%以上，人均GDP从2000年的1200美元增至2004年的3100美元。总之，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意义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单以经济增长很难看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欧洲到东欧再回归欧洲，中东欧国家历经了曲折多变的一个多世纪。但是，回归不等于差异性的消失，更不意味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消失。原来地缘政治上的差别没有了，但是，国家发展程度、文化归属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分歧与矛盾都纳入欧盟大家庭当中。在欧盟内部，一体化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新老成员国家的各自利益。不仅如此，由于已经回归了欧洲，中东欧新成员各国在欧盟内部更急于出头、更加计较自身的利益。早些年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分，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在对待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问题上对欧盟的不满，2015年匈牙利对欧盟难民分摊问题政策说不，中东欧成员国要求更多的欧盟发展基金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些问题。欧盟扩进来的不仅是新成员，也引入了许多以前没有或少有的差别与矛盾（如民族、宗教和历史纠纷）以及新的文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是东正教国家）。这些只会增大欧盟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没有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以及像摩尔多瓦、土耳其这样其他区域的国家，出于回归欧洲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执着地为加入欧盟而努力。但是，欧盟却不再有东扩的激情，而老的成员国和加入比较早的中东欧成员国在英国之后则时有离心的言行。从现在的情形看，欧盟还不至于很快分崩离析，但想地久天长也难，毕竟它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哈布斯堡王朝而已。

## ● 中东欧国家“入盟”：愿景与现实

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是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推动转型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获得安全保障。“入盟”后，中东欧国家是否实现了这些愿景，又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呢？

### （一）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主权得失与欧洲怀疑主义兴起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既是“入盟”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是它们希望通过“入盟”而达成的愿景。如《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一书所说：“‘欧洲’是（中）东欧剧变之前社

会制度、苏联霸权和国家与社会特定组织形态所必需的对立物，对‘欧洲’的狂热成了中东欧国家脱离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sup>①</sup> 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随着苏东阵营和苏联的解体，中东欧国家早在“入盟”前便已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但“入盟”无疑有助于巩固这一进程。换句话说，作为欧盟成员国，中东欧国家绝无可能回到苏联模式，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也绝无可能重新把中东欧国家纳入麾下。

这里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争取加入欧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完整的国家主权，“如果说东欧国情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追求的国家主权要求。……国家主权是被放进欧洲的框架——1939 年以前或者 1989 年以后的版图——内来思考的。”<sup>②</sup> 然而，事实上，加入欧盟恰恰意味着需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这难免让中东欧成员国心生反感，欧洲怀疑主义应运而生。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 2008 ~ 2009 年拖延签署《里斯本条约》。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捷克公民民主党等一些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政党的力量和影响增强：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曾于 2005 ~ 2007 年执政，2015 年再次上台；匈牙利青民盟自 2010 年起执政至今；捷克公民民主党也在 2006 ~ 2013 年执掌政权。中东欧成员国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表现冷漠，以致这些国家在历次选举中的投票率大多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004 年波兰和斯洛伐克、2009 年斯洛伐克、2014 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投票率还不及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sup>③</sup>。

当然，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怀疑主义远未发展到英国那样“脱欧”的地步，它们只是要求欧盟给予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中更多的发言权，不希望欧盟进一步集中化和向欧盟让渡更多的主权。实际上，它们大都支持欧盟扩大，并深入参与欧洲一体化。2007 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申根区；2007 年、2009 年、2011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加入欧元区。

<sup>①</sup> 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 119 个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58 页。

<sup>②</sup>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著，陆象淦、王淑英译：《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sup>③</sup> Turnout by country (in %), <http://www.europarl.europa.eu/elections2014-results/en/turnout.html>

## (二) 推动转型与发展：转型成果与发展困境

中东欧国家把加入欧盟作为转型顺利进行的保障。事实也是如此。通过与欧盟的接近，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仅获得欧盟的援助，而且受到欧盟提出的“入盟”标准的规范和驱动。中东欧国家“入盟”意味着它们已经达到“入盟”的政治和经济标准，即拥有保障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稳定的制度，拥有可行的市场经济并能够应对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影响<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入盟”代表着转型的结束。

“入盟”后，中东欧成员国的政治发展出现始料未及的变化。由于欧盟不太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国资格，制约的空间大为缩小，曾被加入欧盟的共同目标掩盖的各种矛盾浮出水面，极易引发党派斗争、政权更迭和政局不稳。更引人注意的是，近年来匈牙利和波兰采取了某些有悖民主制度的做法，其他中东欧成员国的民主发展也不理想。根据经济新智库（EIU）发布的民主指数，2006~2016年，现有11个中东欧成员国的指数几乎都呈下降趋势，并且除2006~2013年的捷克为完全的民主国家外，其他国家都处在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之列<sup>②</sup>。中东欧成员国的“民主退步”与欧盟的约束力和驱动力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匈牙利和波兰领导层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说明这些国家的民主巩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东欧成员国的“民主退步”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法国国民阵线、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等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力量增强，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欧盟约束力减弱、“全球民主衰退”<sup>③</sup>的情况下，中东欧成员国的“民主退步”是否会发展成“民主回潮”或“民主崩溃”，是一个值得深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在经济上，一方面，中东欧成员国，特别是2004年“入盟”的8个成员国大多在2005~2007年获得了较为高速的增长，2006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2007年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见表1），2004~2015年绝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人均GDP与欧盟的差距也呈逐渐缩小之势（见表2）；另一方面，中东欧成员国较为高速的增长态势在国际金

① Enlargement,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topics/enlargement\\_en](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topics/enlargement_en)

② EIU Democracy Index 2016, <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Index-2016.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6>

③ 同②。

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冲击下中断，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并且大都从此增长乏力（见表 1），人均 GDP 也仍未赶上欧盟平均水平，保加利亚甚至不及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见表 2）。如何利用欧盟成员国身份促进经济发展，是中东欧成员国的紧要任务。

**表 1 2005 ~ 2015 年中东欧成员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同比，%）**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波兰	3.5	6.2	7.0	4.2	2.8	3.6	5.0	1.6	1.4	3.3	3.9
匈牙利	4.4	3.9	0.4	0.9	-6.6	0.7	1.7	-1.6	2.1	4.0	3.1
捷克	6.4	6.9	5.5	2.7	-4.8	2.3	2.0	-0.8	-0.5	2.7	4.5
斯洛伐克	6.8	8.5	10.8	5.6	-5.4	5.0	2.8	1.7	1.5	2.6	3.8
斯洛文尼亚	4.0	5.7	6.9	3.3	-7.8	1.2	0.6	-2.7	-1.1	3.1	2.3
爱沙尼亚	9.4	10.3	7.7	-5.4	-14.7	2.3	7.6	4.3	1.4	2.8	1.4
拉脱维亚	10.7	11.9	9.9	-3.6	-14.3	-3.8	6.2	4.0	2.9	2.1	2.7
立陶宛	7.7	7.4	11.1	2.6	-14.8	1.6	6.0	3.8	3.5	3.5	1.8
保加利亚	7.1	6.9	7.3	6.0	-3.6	1.3	1.9	0.0	0.9	1.3	3.6
罗马尼亚	4.2	8.1	6.9	8.5	-7.1	-0.8	1.1	0.6	3.5	3.1	3.9
克罗地亚	4.2	4.8	5.2	2.1	-7.4	-1.7	-0.3	-2.2	-1.1	-0.5	1.6
欧盟 28 国	2.1	3.3	3.1	0.4	-4.4	2.1	1.7	-0.5	0.2	1.6	2.2

资料来源：<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c00115&language=en>

**表 2 2004 ~ 2015 年中东欧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欧盟 28 国 = 100）**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波兰	50	50	51	53	55	60	62	65	67	67	68	69
匈牙利	61	62	61	60	62	64	64	66	65	67	68	68
捷克	78	79	79	82	84	85	83	83	83	84	86	87
斯洛伐克	57	60	63	67	71	71	74	75	76	77	77	77
斯洛文尼亚	86	87	86	87	90	85	83	83	82	81	83	83
爱沙尼亚	54	60	64	69	69	64	65	71	74	75	76	75
拉脱维亚	46	50	53	57	59	52	53	57	60	62	64	64
立陶宛	49	53	55	60	63	56	60	66	70	73	75	75
保加利亚	34	37	38	41	43	44	45	45	46	46	46	47
罗马尼亚	34	35	39	43	49	50	52	52	54	55	55	57
克罗地亚	55	56	58	61	63	62	59	60	60	59	59	58

资料来源：<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c00114&language=en>

### (三) 提高国际地位：平等成员与“二等公民”

加入欧盟的确有助于提高中东欧国家的国际地位。

首先，中东欧成员国多为小国。在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决策中，除欧盟理事会采用的多数表决方式不利于小国外，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需一致通过的事务上，小国与大国均可对欧盟决策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中“有机会平等地就欧盟的未来发展等跨国问题与大国代表展开协调”<sup>①</sup>。此外，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相继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们借机推动所关注的议程，扩大在欧盟的影响力。

其次，“尽管未来的政治形状还不确定，欧盟在世界舞台上正慢慢变为一个更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角色”<sup>②</sup>。这不仅是指其超强的经济力量，也不仅是指其在对外事务中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更是指其一体化经验对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示范作用。中东欧国家依托欧盟将获得凭一己之力难以企及的国际地位。

但应该看到，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大都需要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谈判达成一致，而要在谈判中占据优势，除了要有一定的谈判技巧外，综合国力的大小更具决定性意义。还应看到，虽然在理论上成员国不能直接参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决策，但在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还是把来自本国的执委会委员看作是‘他们的代表’”，“欧洲议会的议员的行为往往更多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sup>③</sup>。绝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国小势弱，因而“在西欧人的心理地图上，东欧人仍处在欧洲的外围，对欧盟政策没有平等的发言权”<sup>④</sup>。这难免令中东欧成员国有“二等公民”之感，更不用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今还处于欧盟合作与确认机制的监管之下。加之近一个时期以来欧盟自身遭受多重危机，前景堪忧。此种情势下，中东欧成员国借助“入盟”提高国际地位依然任重道远。

<sup>①</sup> [英] 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著，韩炯等译：《东欧史（下册）》，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929页。

<sup>②</sup> 冯绍雷总主编：《大构想：2020年的欧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sup>③</sup> [比利时] 尤利·德沃伊斯特、[中国] 门镜著，门镜译：《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页。

<sup>④</sup> Jan Zielonka,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fter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East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ies*, February 2007, Volume 21, No. 1.

#### （四）获得安全保障：传统安全保障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获得安全保障并非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主要目的，相比欧盟，北约显然更有能力保障它们的安全，但不能忽视“入盟”所具有的安全意义。《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联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方面的权能应覆盖外交政策的所有领域以及与联盟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逐渐建构一项可能导致共同防务的共同防务政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为联盟提供利用民事和军事资产实施行动的能力。联盟可将这些资产用于联盟以外的任务，以维护和平、预防冲突，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加强国际安全”。“如某一成员国领土遭到武装入侵，其他成员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承担尽其所能向其提供援助与协助的义务”<sup>①</sup>。中东欧成员国的传统安全由此得以保障。

近年来，欧洲遭受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冲击，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欧盟对此应对乏力。特别是对难民危机的处理，不仅暴露欧洲一体化在制度设计上的某些缺陷<sup>②</sup>，而且引起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一些中东欧成员国在强制分摊难民问题上与欧盟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之下，中东欧国家能否通过“入盟”获得安全保障，要打上一个问号。

时至今日，在第一拨中东欧国家“入盟”13 年后，中东欧国家的四大愿景只是部分得以实现，而未竟之业的完成因新问题的出现变得异常艰难。正如这些新问题并非全为中东欧成员国所独有，其解决将不但取决于中东欧成员国自身的发展，更与欧盟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

### ●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内部结构变化及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 （一）引子

英国“脱欧”引发全世界广泛关注，已有多种评论分析英国“脱欧”对欧盟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评论集中在对中东欧国

<sup>①</sup> 程卫东、李靖莹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50、51 页。

<sup>②</sup> 赵俊杰：《欧洲难民危机专题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1~66 页。

家的影响上，这些评论众说纷纭。

总的来看，英国“脱欧”可能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一是有利有弊，并不像部分智库所分析的都是坏处（甚至是大坏）、没有好处。

二是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经济影响虽然直接，但并不是灾难性的，而潜在的政治影响更值得关注。

三是远期影响大于近期影响。随着英国“脱欧”效应的逐渐释放，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影响可能逐渐被清晰地释放出来。

关于英国“脱欧”，须设定一个理想的情境（实验室环境）而不是现实情境来考察，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的结局会怎样，需要假设英国彻底“脱欧”，在这种条件下，便于对“脱欧”对中东欧的影响进行较为清晰的分析。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双边层面的直接影响；二是在欧盟框架内的结构性影响。英国“脱欧”所导致的欧盟内部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中东欧国家产生影响。笔者着重分析后者，力图从英国在欧盟内部发挥的作用和角色来考察“脱欧”导致的欧盟内部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对中东欧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 （二）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 1.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欧盟是全球最重要的“规范性”力量。2015年英国的GDP为2.051万亿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整个欧盟GDP14.635万亿欧元的14%。目前，欧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14.879万亿欧元，美国是13.677万亿欧元），但扣除英国的GDP后，欧盟跌落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GDP为12.584万亿欧元<sup>①</sup>。考虑到欧盟未来再难有像英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加入其中，其从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将再难以有实质性跃升，将彻底跌入第二集团。

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大市场丧失了规模效应，无法再在全球层面独占鳌头，中东欧国家所依赖的全球最大市场也因此发生改变，对中东欧国家增长和发展的驱动力也可能随之下降。

<sup>①</sup>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ile:GDP\\_at\\_current\\_market\\_prices,\\_2005\\_and\\_2013%E2%80%932015\\_YB16.png](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ile:GDP_at_current_market_prices,_2005_and_2013%E2%80%932015_YB16.png)

英国一直也被认为是经济成功者，奉行更加开放的市场政策，允许更多的中东欧国家移民进入其劳动力市场。中东欧国家大量移民到英国工作，如耳熟能详的波兰管道工、立陶宛消防员等。约有 85 万波兰人、9 万斯洛伐克人、14 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生活在英国。另有为数众多的中东欧国家侨民生活在英国，通过侨汇输入中东欧国家，推动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情况变了，部分侨民开始考虑转移到第三国找工作，甚至回到国内，由此可能对中东欧国家侨民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加剧失业率。但这种情况仍然是假设的，我们不能排除英国与相关中东欧国家达成较好的工作安排，维持着中东欧国家侨民在英国就业的稳定。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影响。欧盟的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是推动中东欧国家快速发展、减少“东西差距”的重要工具之一。正因为有这两项区域政策工具的大力支持，中东欧国家得以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欧盟的大量资金援助，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人的生存与发展等方面获得欧盟的支持。

随着欧债危机对欧盟经济的严重影响，加上英国一直是欧盟预算和上述基金的重要贡献者，据 2007~2013 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对整个欧盟预算的贡献率为 10.7%，2014 年的贡献率则是 14.1%，高达 113.4 亿欧元，属于预算的净贡献国<sup>①</sup>。英国“脱欧”后，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将明显减少，从而影响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发展进程的资助力度。重要的是，英国对整个欧盟就业、增长和预算的贡献进而对中东欧产生的拉动效应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 2. 未“入盟”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将受到影响

英国“脱欧”对西巴尔干国家“入盟”产生双重效应：一是“脱欧”本身对欧洲一体化的打击；二是英国是扩员的积极支持者，现在这个支持者退场了，支持扩员的声音将更加微弱。中东欧国家中，有 5 个西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仍处在申请“入盟”的道路上。由于受到扩大疲劳症的影响，欧盟延缓了这些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这次英国“脱欧”进一步冲击了欧盟扩大的信心，也使得欧盟不得不在未来一到两年里处理“脱欧”冲击波，做好内部团结，重新汇拢凝聚力，而不是进一步扩大下去。

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扩员的支持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都

---

<sup>①</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dget\\_of\\_the\\_European\\_Un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dget_of_the_European_Union)



致力于推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由于在欧盟内部缺乏像英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声援者，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短期内并不被看好。

### 3. 大西洋—欧洲空间收窄，欧盟内部凝聚力反而可能增强

总体来看，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一直很大，从中东欧国家“入盟”路径看，无一不是强调大西洋—欧洲空间，即必须先加入北约，接受跨大西洋安全机构的审核和检验，然后再加入欧盟。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英国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带领几个中东欧国家奉行大西洋主义而不是布鲁塞尔主义，坚持政府间主义而不是超国家主义。英国一直反对欧盟集权，反对欧元主义。随着英国的退出，缺乏领头者的中东欧国家将会是一盘散沙，难以对布鲁塞尔主义再度发起挑战，欧盟内部亲美力量将受到极大削弱。欧盟内部一体化和政府间主义的分野可能发生变化，即政府间主义、跨大西洋主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下降。英国退出后，几个亲美的东欧国家独木难支，包括波兰（目前与美关系也有点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等，不足以支撑跨大西洋主义这支力量，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干扰可能会有所下降，反倒有利于凝聚欧盟内部各方力量和共识，更紧密的欧洲的趋势反而可能增强。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结局：多速度和多核心欧洲明晰，部分中东欧国家可能被边缘化于主流政治议程之外。受“脱欧”影响，为了维持欧洲的核心凝聚力，欧盟正在考虑采取一种“多速欧洲”的发展方向，即法、德、意、卢四核心的方案，这在中东欧国家引发恐慌，因为中东欧大部分既不是欧元区国家也不是申根区国家，更是长期处于决策体制的外围，“多速欧洲”将可能进一步使它们边缘化。

### 4. 中东欧国家的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因英国“脱欧”而出现多元复杂局面

英国是欧盟内部疑欧主义的代表，“脱欧”引发的疑欧主义情绪可能会进一步蔓延，中东欧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来自精英阶层还是民众阶层，都已经展现越来越多的观望态度，甚至不少精英已经认为，欧盟再也难以回到以前那个团结、强大和稳定的欧盟了。

受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欧洲内部出现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的势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明显影响并外溢到中东欧国家。例如，中东欧多个国家的民粹主义力量蠢蠢欲动，尝试登堂入室，在决策体系内发挥作用。

英国一直被中东欧国家认为是抵制欧洲大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现

在英国的退出使得包括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疑欧主义情绪进一步增长，中东欧国家更加担心失去英国的欧盟将会更加被德国和法国所主导。

硬币的另一面是，从政治力量看，英国一直是疑欧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退出后，疑欧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在欧盟决策体系层面可能出现下降，这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 （三）暂不宜过分夸大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英国“脱欧”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和研究领域，没有任何现实的经验和案例可做比照研究。因此，关于“脱欧”的进程、前景以及由此可能对欧盟、中东欧国家带来影响的研究都是尝试性和初步性的，达到准确和全面的预判比较困难。单从近期英国方面推进“脱欧”谈判的进程看，其速度和决心已经出乎不少分析家最初的判断。

对英国“脱欧”的分析不仅是一项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课题，本着中国一贯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支持，中方期待并会为英国“脱欧”谈判创造积极环境，乐见于“脱欧”的影响通过英欧妥善协商解决而降至最低。

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一定会通过谈判解决同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包括其侨民在英国的就业和移民问题，毕竟双方是互有所需。可以预见，双方一定会谨言慎行，充分评估，更何况英国不是申根区国家，也不是欧元区国家，只是与欧盟共享单一市场，鉴于此，中方暂不应夸大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

从近期状况看，“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可控，难以控制和预测的是中东欧国家未来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变化。更应重视“脱欧”给中国对外外交可能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同欧盟关系以及对英关系面临着重新定义的新契机。

## ●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及其增长效应分析\*

殷红、高祥红、梁蓓（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龙树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经理）

如果从波兰最早签署《欧洲协定》算起，中东欧国家“入盟”的历史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入盟”对东欧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影响》（项目编号：11JJD810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进程至今已有 25 年。虽然签署“入盟”协议标志这一进程的正式完成，但是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发达的老欧洲国家实现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全面融合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东欧问题研究依然具有连续性和现实意义。

“入盟”进程中，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在经济上的一体化程度及其产生的增长效应是其中重要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往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界定主要是巴拉萨的五阶段论，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在此定性标准的基础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拓展了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定量分析，有关研究方法不断呈现，包括将制度作为变量引入模型的实证分析以及从价格的趋同性、单一经济流量数据、多种经济流量数据组合等不同方法度量经济一体化程度。本文借鉴了陈秀珍（2000 年）编制的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指数 INT，首先计算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即 INT 指数，之后将其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测算出一体化程度对相应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该研究结论受分析方法、指标选取的限制难免带有片面性，因为方法不同、指标选取不同会直接影响分析的结果和结论，但对中东欧问题研究向前推进、纵深发展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 （一）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计算

本研究根据“入盟”的不同阶段，即“入盟”且加入欧元区、“入盟”但未加入欧元区、待“入盟”三个阶段将中东欧国家分为三组，每组选出几个代表性的国家。其中，第一组加入欧元区的选取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第二组“入盟”但未加入欧元区的选取波兰、匈牙利、捷克，第三组待“入盟”的选取阿尔巴尼亚、波黑，选取三组共 9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指标体系包括四大类、共八项指标，第一大类为贸易，包括贸易密集度指数（TI）、中东欧国家在欧盟进出口中的比重、贸易依存度三个指标；第二大类为金融，包括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引进 FDI 中的比重（包括绝对值和相对值）、欧盟对中东欧投资的股票额占欧盟投资全世界的股票额的比重两项指标；第三大类为人口流动，包括欧盟移民到中东欧国家的人数占中东欧国家总移民人数的比重一项指标；第四大类为其他，包括 ICT 流动，指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信息、通信和技术进出口总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两项指标。

在确定众多中东欧国家的 INT 指数时，首先必须确定基准参照国。基

准参照国的选取对 INT 指数的趋势和排名没有影响, 本文选择还未“入盟”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基准参照国。基期的选择对 INT 指数的趋势也没有影响, 但基期一经确定就必须固定不变。本文选择 2004 年作为基期, 也就是在本文中, 阿尔巴尼亚在 2004 年的所有单项指标指数值和 INT 综合指数均定义为 100。

在确定某项指标的系数时, 我们主要考虑两点: 一是该项指标与中东欧—欧盟经济发展关系的紧密程度, 二是该项指标对中东欧—欧盟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我们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 INT 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INT_t = (\sum_{i=1}^n D_{it} * r_i) / \sum_{i=1}^n r_i$$

上式中,  $INT_t$  是 t 年度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指数;  $D_{it}$  是 t 年度的第 i 项单项指标的指数值; n 是 INT 指数中所含的单项指标个数,  $r_i$  是第 i 项单项指标在 INT 指数中所占的比重。根据上述方法, 采用世界银行、世贸组织、IMF、UNCTAD 等数据库和欧盟的官方统计资料, 计算得出中东欧 9 个国家与欧盟一体化的综合指数, 总结如下:

第一, 2001 ~ 2015 年, 总体上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指数呈递增趋势, 但是 2008 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匈牙利自 2008 年以来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指数一直呈递减趋势 (从 8 682 点降至 5 670 点)。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波黑和阿尔巴尼亚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指数在 2008 年之后有所下降, 之后反弹, 至今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 波兰在 2008 年之后与欧盟的一体化指数上升趋势加快, 从 1.091 万点升至 2.037 4 万点。

第二, 从“入盟”前后的变化来看, 总体上, “入盟”后一体化程度的增幅明显高于“入盟”前, 特别是斯洛文尼亚、波兰、捷克。但是,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 2007 年“入盟”后一体化指数的增幅明显小于“入盟”之前。

第三, 中东欧各国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指数的差距较大。以 2015 年一体化指数值为衡量标准, 从高到低依次是: 斯洛文尼亚、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波黑。最高的是斯洛文尼亚, 始终领跑于其他中东欧国家 (从 2001 年的 4 593 点增至 2015 年 24.763 万点), 而波黑的一体化指数最低 (从 2001 年的 161 点增至 2015 年的 310 点), 两者相距达 800 倍。值得注意的是, “入盟”但未加入欧元区的捷克的初始值最高, 达 4 756 点, 其次为“入盟”且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 2004 年“入盟”时二者的顺序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 2004 年之后斯洛文尼亚的一体化指数迅速增加, 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明显超过捷克 (2.004 9 万点对 1.646 1 万点)。

第四, 各国一体化指数中, 贸易指数、金融指数、人口流动指数和通信联系指数四大类的指数排名先后不同。斯洛文尼亚的顺序依次为金融指数、人口流动指数、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 换言之, 斯洛文尼亚与欧盟的金融一体化指数最高, 而贸易一体化指数最低。捷克初期通信联系指数最高, 但“入盟”后金融指数上升迅速, 于2006年跃居第一位, 其次为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人口流动指数, 2008年之后通信联系指数持续下降, 人口流动指数呈现下降抑或是停止的态势。匈牙利的顺序为: 金融指数、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人口流动指数, 2004年“入盟”后, 除人口流动指数之外的各指数均明显上升, 增幅最大的为金融指数。波兰初始值依次为: 通信联系指数、金融指数、贸易指数、人口流动指数, 2004年“入盟”后, 金融指数上升迅速, 并且在2008年之后持续上升, 于2010年超过通信联系指数, 贸易指数同样在“入盟”后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斯洛伐克的初始顺序为金融指数、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和人口流动指数, 但“入盟”时通信联系指数已经超过金融指数, 之后始终领先于金融指数、贸易指数和人口流动指数。立陶宛初始值依次为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金融指数和人口流动指数, “入盟”时及之后金融指数上升迅速, 2001年金融指数为通信联系指数的1/2, 至2015年已为通信联系指数的两倍。拉脱维亚初始顺序依次为通信联系指数、贸易指数、金融指数和人口流动指数, “入盟”后金融指数迅速上升, 2008年远远超过通信联系指数跃居第一位, 之后虽有所下降, 但2012~2013年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2014~2015年又出现明显下降。波黑总体上各类指数的变化不大, 初始顺序依次为贸易指数、通信联系指数、人口流动指数和金融指数, 2009年金融指数超过通信联系指数, 2010年金融指数跃居第一位, 其次为贸易指数、通信联系指数、人口流动指数。阿尔巴尼亚的初始顺序为通信联系指数、人口流动指数、贸易指数和金融指数, 2006年金融指数超过通信联系指数和贸易指数迅速上升, 2015年顺序依次为金融指数、贸易指数、通信联系指数和人口流动指数。

从总体看,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最高, 其次为通信联系指数, 再次为贸易指数, 最后为人口流动指数。

## (二) 一体化指数的增长效应分析

本研究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利用Stata12.0统计软件,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 对中东欧九国的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一体化指数(INT)的

关系进行回归，得出中东欧九国一体化指数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在中东欧国家“入盟”的进程中，一体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各国增长的程度不同。其中，与欧盟的一体化程度每深化 1%，斯洛伐克的人均 GDP 增长 0.25%，波兰增长 0.16%，捷克增长 0.13%，匈牙利增长 0.11%，斯洛文尼亚增长 0.098%，立陶宛增长 0.17%，拉脱维亚增长 0.14%，波黑增长 0.3%，阿尔巴尼亚 0.19%。

可见，波黑与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最明显，往后依次是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悖论，即与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斯洛文尼亚的增长效应最不明显，而波黑，作为与欧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其增长效应却最大，这很大程度上符合边际递减规律。当然经济发展水平低并不是一体化增长效应高的充分条件，一体化水平的增加能否有效带动经济增长也与相应国家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及其他经济发展条件相关，对此需要更加综合而全面的分析。

###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

姜 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鉴于历史、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与英国关系比较密切。然而，英国“脱欧”的论据之一是来自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移民太多，占据本土的工作岗位并滥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民众普遍表示失望、遗憾和担忧，经济方面的不利影响是其忧虑之一。2017 年 1 月 17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硬脱欧”方案：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和欧盟法院，控制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数量，监督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和在欧盟的英国公民的移民权利，与欧盟开展自由贸易并签署关税协议等。无论英国与欧盟能否在两年内协商好“脱欧”条件和未来相互关系的形态，都将对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一）在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英国是欧盟内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成员国，它经济上主张加大市场的自由度，政治上反对更深入和快速的欧洲一体化，常常发挥制衡德法两个大国的作用。英国和中东欧国家都主张欧盟要侧重加强经济合作，其安全由

北约和美国保障，政治和民主则是民族国家的事务。因此，英国和中东欧国家都致力于推动欧洲单一市场、消除壁垒。在欧盟内，英国与中东欧国家常常在讨论和决策的不同议题上形成联盟。另外，英国虽然是欧盟内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一直没有加入欧元区，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也都没加入欧元区。随着英国“脱欧”，非欧元区国家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明显缩小，它们在欧盟的地位将随之下降。而且，中东欧非欧元区国家将失去坚定维护其利益的盟友，它们抵制欧盟法律草案的能力将显著减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表示，希望利用英国“脱欧”的机会扩大欧元区并深化欧元区经济合作。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和德国议会大选后，欧盟将可能讨论和决定欧元区一体化的未来。如此，尚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就有可能面临在欧盟内被孤立、远离欧盟一体化核心和沦为二流国家的风险，其加入欧盟的收益就会大大减少。

## （二）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慢

根据2017年2月《经济学人》的预测，未来三年，英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和停滞不前。这将使欧盟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不利影响，原因是：欧盟大约10%的出口流向英国，而且匈牙利、比利时、捷克、波兰和荷兰等5个欧盟国家与英国的贸易顺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与英国的经贸往来非常密切。德国公司在英国雇佣40万员工，英国是德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15年德国对英国出口额为890亿欧元），德国生产的汽车有大约1/5出口到英国（价值约为180亿欧元）<sup>①</sup>。而德国又是不少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一旦德国的经济受到冲击，必然波及中东欧国家。英国也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国。根据捷克政府制定的关于英国“脱欧”对捷克经济影响的报告，英国与捷克的双边贸易额将缩小6%~9%，导致减少1300~1600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在汽车工业部门；从长期来看，捷克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5%<sup>②</sup>。2017年

① Desat' dôvodov, preco by brexit poškodil úniu aj samotnú Britániu, <http://europa.pravda.sk/aktuality/clanok/396969-desat-dovodov-preco-by-brexit-poskodil-uniu-aj-samotnu-britaniu/>

② Martin Ehl, Česko přichází o spojence, přijde o desítky miliard a ztratí pracovní místa, hodnotí Brexit vláda, <https://zpravy.aktualne.cz/ekonomika/dopad-brexitu-na-cesko-prijdeme-o-desitky-miliard-z-fondu-a/r~f971024c390c11e68d00002590604f2e/>

1 月 19 日，斯洛伐克国家银行副行长扬·托特表示，斯洛伐克最早两年后才能感知到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影响；英国“硬脱欧”将致使斯洛伐克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大约 0.5%；斯洛伐克对英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4% 左右，英国“脱欧”对斯洛伐克经济最大的影响将不是直接的，而是因斯洛伐克经贸合作伙伴，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而间接受到影响<sup>①</sup>。

### （三）从欧盟基金获得的补贴将会减少

英国是欧盟预算第三大净出资国，位于德国和法国之后。每年英国向欧盟预算缴纳的数额比它从农业和地区补贴中获得的数额多出约 100 亿欧元。英国“脱欧”后，欧盟需要进行预算改革，不是减少欧盟预算支出就是增加各个成员国的贡献额度。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作为欧盟预算净受益国的中东欧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它们从欧盟基金获得的补贴将会减少。为了缩小欧盟富裕和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欧盟设立了结构基金，它来源于欧盟预算。而来自欧盟结构基金的补贴是中东欧国家预算的重要来源，主要用于创造就业、协调地区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研发等方面。在 2014 ~ 2020 年预算期内，波兰从欧盟结构基金获取补贴 890 亿欧元，匈牙利为 343 亿欧元，捷克为 240 亿欧元。根据捷克政府的预测报告，英国“脱欧”可能使捷克在 2020 年以后新的 7 年预算期内失去 40 亿欧元的欧盟基金补贴<sup>②</sup>。而匈牙利人均获欧盟基金数额在中东欧国家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立陶宛），英国“脱欧”可能使其受到的损失更大。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英国媒体发布广告称“令匈牙利感到骄傲的是与英国一起属于欧盟成员国”，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英国在两年内完成了“脱欧”谈判，那么它就将于 2019 年退出欧盟，欧盟新的预算也就有可能在 2020 年以前开始实行。提前减少欧盟基金补贴是中东欧成员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在欧盟与英国的谈判过程中，中东欧成员国将会密切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 （四）将吸引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无论是从欧盟框架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英国对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还

---

<sup>①</sup> Viceguvernér NBS: Tvrdy brexit môže spomaliť slovenskú ekonomiku, <https://euractiv.sk/clanky/ekonomika-a-euro/viceguverner-nbs-tvrdy-brexit-moze-spomalit-slovensku-ekonomiku/>

<sup>②</sup> Martin Ehl, Česko přichází o spojence, přijde o desítky miliard a ztratí pracovní místa, hodnotí Brexit vláda, <https://zpravy.aktualne.cz/ekonomika/dopad-brexitu-na-cesko-prijdeme-o-desitky-miliard-z-fondu-a/r~f971024c390c11e68d0002590604f2e/>



是从欧盟外国家对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角度看，英国“脱欧”将促使中东欧国家吸引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首先，在欧盟框架内，英国目前是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在2000~2014年，英国吸引到欧盟框架内21%的外国直接投资。随着英国退出欧洲单一市场，欧盟框架内流向英国汽车工业或金融服务中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会流向欧盟其他成员国<sup>①</sup>。中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汽车工业发达，它们有机会吸引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其次，英国“脱欧”后，其国内一些投资者将致力于把自己经营的业务转移到欧盟。与西欧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环境对于英国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2016年11月，英国“ABSL”协会和彭博资讯在伦敦举办了主题为“英国‘脱欧’后的欧洲”的会议。与会的英国企业界精英一致认为，中东欧国家将从英国“脱欧”中明显获利。根据“ABSL”协会的预测，仅企业服务这一部门整个中东欧地区就会以20%的速度增长<sup>②</sup>。最后，欧盟外国家在英国的投资将部分转移到欧盟其他成员国，中东欧成员国是德国、荷兰和法国的替代选择。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投资环境尤其被欧盟外投资者青睐，其原因是：物价不高、劳动力相对熟练、实行对外国投资者友好的政策、商业环境不断完善和企业的税收负担较低等。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公司税是19%，而在德国是30%，在法国是38%<sup>③</sup>。

#### (五) 劳动力自由流动将受到限制

移民问题困扰英国已有数年，不仅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而且也包括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中东欧成员国的移民（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居多）。每年几十万移民涌入加重了英国在教育、住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负担，最终成为英国“脱欧”的理由之一。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站称，在英国生活着大约300万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占英国总人口的5%，其中200多万人在英国工作，占

① Willem Buiters, Ebrahim Rahbari, Christian Schulz, The Implications of Brexit for the Rest of the EU, <http://voxeu.org/article/implications-brexit-rest-eu>

② ABSL: Brexit přinese velké výhody regionu střední a východní Evropy, <http://www.svetprumyslu.cz/absl-brexit-prinese-velke-vyhody-regionu-stredni-vychodni-evropy/>

③ Zahraniční firmy: Kvůli brexitu investice v Evropě neomezíme. Naopak, <https://www.zlato.cz/svetova-ekonomika/zahranicni-firmy-kvuli-brexitu-investice-evrope-neomezime-naopak/>

英国劳动年龄人口的 7%。2006 ~ 2014 年期间, 大约有 160 万欧盟公民前往英国并生活在那里<sup>①</sup>。在 2004 年首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 英国是欧盟大国中最早向新成员国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根据英国统计局 2015 年的数据, 在英国生活着 91.6 万波兰人, 他们是英国境内仅次于印度人的第二大少数民族。近几年来, 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不断增多。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主要在英国从事服务业和餐饮业。在举行“脱欧”全民公投前后, 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情绪高涨, 发生了多起袭击中东欧移民的事件。尽管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 袭击移民的事件有所减少, 但依然给生活在英国的中东欧移民带来了恐慌和不确定性。2017 年 2 月,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称, 一旦正式开始“脱欧”谈判, 就立刻停止来自欧盟国家新移民的自由流动, 即那些在“脱欧”谈判后进入英国的欧盟公民不会自动获得长期居留权; 在此之前已经来到英国的欧盟成员国移民, 将保留已拥有的权利, 时间长短与欧盟给予其境内英国公民的待遇一致<sup>②</sup>。波兰政府估计, 英国移民政策的改变以及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改善, 将导致 10 万 ~ 20 万生活在英国的波兰人决定回国。这将对波兰经济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消极影响有二: 第一, 波兰移民给国内的财政转移数额减少 (目前每年为 12 亿欧元), 国内一些地区的消费水平将随之下降。第二, 波兰政府将不得不解决 6 000 名在英国学习的波兰学生学费增加、不能获得学生贷款等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些学生, 并鼓励他们以后返回波兰工作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积极的影响是, 鉴于波兰人口减少和熟练劳动力短缺, 一些在竞争激烈的英国市场获得经验的波兰人返回祖国将促进波兰的经济发展<sup>③</sup>。

#### (六) 小 结

由于英国与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国关于利益关系的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 英国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确切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然而,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英国“脱欧”一定会对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的经济地

---

① Zahranicní firmy: Kvůli brexitu investice v Evropě neomezíme. Naopak, <https://www.zlato.cz/svetova-ekonomika/zahranicni-firmy-kvuli-brexitu-investice-evrope-neomezime-naopak/>

② Se zahájením jednání o brexitu skončí volný pohyb osob, píše britský deník, [http://zpravy.idnes.cz/britanie-brexit-mayova-volny-pohyb-eu-dxe-/zahranicni.aspx?c=A170227\\_104813\\_zahranicni\\_ert](http://zpravy.idnes.cz/britanie-brexit-mayova-volny-pohyb-eu-dxe-/zahranicni.aspx?c=A170227_104813_zahranicni_ert)

③ Karolina Borońska-Hryniewiecka,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conomic Migrants in the UK: Implications for Poland and Its Citizens, <http://www.pism.pl/publications/bulletin/no-24-874>

位、经济增长速度、获取欧盟基金补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影响的大小，将视中东欧国家与英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和政治理念的相近性而定。

## ● 浅析东欧各国“入盟”后的国家治理困境\*

王永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东欧诸国纷纷加入欧盟，“入盟”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应分析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中某一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系统性和可量化性方面尚存在局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认为这一重要理论阐述同样有助于分析理解东欧各国的转型问题。通过比较东欧各国“入盟”前后国家治理水平的变化，可以对“入盟”的效果作出更客观的评价。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却是一个新问题。之所以说是新问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理论论界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国家相继踏上转型之路，这种状态才发生转变<sup>①</sup>。鉴于理论界对其内涵目前仍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便于讨论有必要对其进行清晰界定。早期研究如青木昌彦（1998年）等认为，国家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由此可以界定出“民主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和“掠夺型国家”三种国家治理模式。但景维民和王永兴（2014年）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平面化，他们提出“国家治理”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模式可被视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本文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研究主题加以限定：第一，我们所关注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6JJD790028）和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景维民、王永兴：《东欧国家的治理转型困境与挑战——兼论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意义》，《人民论坛（学术版）》2014年第21期。

的是国家治理，与那些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私人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治理”研究相区别，国家治理关注的是政府权力的运用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国家，或者说是中央政府。第二，与那些主要从政治发展或者社会发展层面理解“治理”的研究不同，我们更关注的是国家治理的经济学意义，主要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评判国家治理优劣的标准。事实上，本文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与世界银行（1992 年）对“治理”的界定非常接近，即如何运用和行使权力来管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以促进发展。但是与世界银行（1992 年）关注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不同，我们更加强调国家治理对其行动力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把国家实现其意愿、规划和目标的能力称为国家能力，而把支撑和维系国家能力的制度安排称为国家治理体系，把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称为国家治理。

## （二）东欧各国国家治理的共性特征

对中东欧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研究首先要根植于对初始条件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初始条件是转型之前就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与约束条件，是一种历史的遗产，无法被政府单独控制。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性，以至于在没有发生剧变之前东欧就被一些学者称为“共产主义的万花筒”，而在剧变后又被称为“经济转轨的万花筒”，东欧成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名副其实的试验场<sup>①</sup>。中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东欧“入盟”后面临的国家治理困境。东欧各国国家治理的共性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 1. 依赖型国家治理

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乃至现今都受到了大国经济运行模式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中东欧国家治理模式从最初苏联范本的全能主义国家模式到现今重回西欧国家的怀抱，经历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不断变迁。由于地域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性质就带有浓郁的西方色彩，特别是欧盟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逐步介入其转型中来，更加使得中东欧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依赖型现代化”。现实表现就是，无论欧洲在经济运行、国家治理模式、政治局势、国家安全等方面遭遇如何严峻的挑战，中东欧诸国

<sup>①</sup> 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都始终将欧洲一体化作为自身转型的目标。

## 2. 民主式国家治理

中东欧国家多数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如波兰、捷克等国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农民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有些党派原本就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的，因此，东欧剧变后其思想的转换也非常容易。这种民主传统对中东欧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使其在剧变前的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框架内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在剧变后路径的选择上更倾向于脱离全能主义模式，建立竞争性民主体制。

## 3. 统合主义型国家治理

中东欧国家具有浓厚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传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统合主义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得到发展。在欧洲，统合主义的因素被不同程度地整合到政府结构和政治过程之中。在波兰、希腊、奥地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德国，统合主义主要是作为控制国家经济、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统合主义的基本主题是对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的追求。统合主义的延续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体现，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开始后普遍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和政府与公民间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应该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其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别。东欧位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交界处，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说，它已经成为“西方分权传统和东方集权传统的过渡地带”<sup>①</sup>。其中，受所谓“西方分权传统”熏染的匈牙利、捷克等国较之带有所谓“东方集权传统”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似乎更易于接受西方民主体制，政治转轨更为顺畅一些。而由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马其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剧变后四分五裂，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流血战争也就不足为奇<sup>②</sup>。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欧国家较早认识到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为了缓解经互会解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国家在转型初期就建立了维谢格拉德集团，以加强中欧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在此基础上，中东欧大部分国家都将加入欧盟作为本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

<sup>①</sup> Sten Berglund, Tomas Hellen and Frank H. Aarebrot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14.

<sup>②</sup> 高歌：《浅析东欧国家二战前的历史对政治转轨的影响》，《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4 期。

重要任务之一，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这可以视作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为了达到“入盟”的要求，中东欧国家对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伴随着中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表 1 展示了东欧国家“入盟”的马拉松式进程，经过历时十年余年的不懈努力，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 2004 年正式加入欧盟，此后东欧各国“入盟”的进程一直持续到 2013 年 7 月，从而使中东欧国家长期以来“回归欧洲”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从正面意义上看，加入欧盟表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充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承认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而且其市场化改革的趋向已经基本不可逆转，但其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

表 1 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

年份	1991	1993	1994 ~ 1996	2002	2003	2004	2007	2013
重要事件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与欧洲共同体签署《欧洲协定》。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与欧共体签署《欧洲协定》（1996 年斯洛文尼亚也与欧盟签署《欧洲协定》）。	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	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决定正式邀请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并预计于 2007 年解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的问题。	2 月，克罗地亚正式提出“入盟”申请，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等国也表示为加入欧盟而努力；4 月，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在希腊首都雅典签署“入盟”条约。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式加入欧盟。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资料来源：2004 年以前的数据根据高歌：《从莫斯科到布鲁塞尔——东欧政治巨变与国家主权的维护与让渡》，《欧洲研究》2004 年第 2 期一文整理、制表；其余数据来自欧盟官方网站。

### （三）东欧各国“入盟”后的国家治理困境

为量化评估各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变化情况，我们设计了一套“国家治

理质量监测指数”，该指数由“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指标、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稳定性与社会发展指标”三部分构成，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sup>①</sup>。由于我们测算的年份范围跨越了东欧各国“入盟”的关键年份，因此能够很好地反映各国“入盟”前后的国家治理水平变化。

表2 1999~2009年部分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

国 家	1999 年		2004 年		2009 年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波兰	56.81	4	48.66	6	54.56	5
捷克	63.93	2	56.30	2	62.40	1
匈牙利	58.71	3	53.66	4	49.14	10
斯洛文尼亚	71.44	1	61.38	1	58.56	2
罗马尼亚	47.00	10	46.17	8	50.42	8
保加利亚	49.09	9	50.63	5	50.96	7

资料来源：王永兴、景维民：《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客观地看，东欧各国的国家治理质量普遍高于独联体地区的国家，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功跨越了初级阶段。然而通过比较“入盟”前后的纵向数据不难发现，相对于未加入欧盟的1999年，很多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这四个国家在东欧的地位相对重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经常走在前列。而从指数表现上看，这四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指数当年均出现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到2009年也未得到根本转变。相对于以上四国，只有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国家治理质量略有提升。东欧各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外资本风险与防控问题。中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国内缺乏足够的购买能力支付庞大的国有资产，转而在向国外资本敞开大门，国外资本开始以各种方式涌入中东欧国家寻找和抢夺有价值的国有资产。其中，匈牙利的国民经济命脉基本被外资控制，不仅匈牙利外资控制问题严重，波兰、捷克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外资控制都达到30%以上，中东欧各

<sup>①</sup> 受数据限制，样本并未覆盖所有东欧国家。

国的银行除斯洛伐克以外都落入外国资本的掌控之中。

第二，负债率过高。中东欧国家负债率都相对较高，转型初期很多国家的负债率都曾经一度超过警戒线一倍或两倍以上。经过十几年的转型，一些国家如匈牙利等的负债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其中，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都超过警戒线 20% 左右，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负债率仍超过警戒线两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

第三，就业形势严峻。中东欧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率过高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实际购买力水平，在长期内会导致工作技能的弱化甚至丧失，如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还需要额外支付培训费用和花费培训时间；对社会而言，失业率过高将会影响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福利水平的损失。失业率过高成为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第四，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社会保障问题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中东欧国家由于转型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得社会保障资金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波兰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劳动力的 48%，匈牙利 1 000 多万人里有 300 多万人在领取养老金。中东欧国家对养老金的依赖率急剧上升，2014 年的依赖率已高达 46%。同时，由于中东欧国家存在着众多民族，如何保证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在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很可能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稳定。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东欧诸国要建立起成熟、有效、适合自己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远远不是可以通过简单加入欧盟和照搬“欧洲样板”可以完成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欧盟市场内部，贸易、技术和金融壁垒的消除有助于资源向中东欧国家流动。但是，加入欧盟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原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将面临一个艰难的经济追赶过程。如今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追赶老欧盟国家方面已经具备了一些有利因素，例如，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运行、出口导向政策基本形成、经济可拓展空间大等一系列优势。但要使这些有利因素完全且有效的转化为现实要素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东欧国家需要在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以便提高本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有效性，更好地



应对来自欧盟内部的各种挑战。

## ● 中东欧国家是否会在“脱欧”道路上步英国后尘？

梅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高级经济师、经济学博士）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结果“脱欧”派以51.9%的比例获胜，英国作出脱离欧盟的选择，这是2016年全球重要的“黑天鹅”事件之一，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英国“脱欧”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代表着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他欧盟国家，特别是长期存有疑欧主义的中东欧国家是否会步英国后尘，走上“脱欧”道路？逆全球化、逆一体化的潘多拉魔盒是否会就此开启？这些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

### （一）难民危机引燃中东欧疑欧主义

欧盟成立至今，其结构性问题一直被人所诟病，突出表现为两点：

一是“南北问题”，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德法等国，却享受着远超前于其经济供给能力的社会福利水平，全社会债务负担高企，欧债危机爆发后，德法等国被迫为南欧国家债务买单，但南欧国家又不想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从而形成“南北矛盾”。

二是“东西问题”，2004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11个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尽管“入盟”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方式转型，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有差距，政治安全诉求也不尽相同，欧盟内部维谢格拉德集团等“小团体”愈发巩固，欧洲一体化表现“双速欧洲”、“多速欧洲”的特点。随着近年欧盟逐渐走出欧债危机阴霾，“南北问题”被逐渐弱化，但与此同时，“东西问题”更加凸显。

由于经济差异、政治变迁、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原因，中东欧国家素有疑欧主义传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产生较大冲击，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中东欧国家出现增长焦虑症、改革疲乏症，由于担心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和经济改革中损害中东欧利益，中东欧国家积极倡导欧盟决策分散化和民主化，其本质是希望在欧盟政策制定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近年来，欧洲爆发的难民危机更是点燃了中东欧国家的疑欧情绪，中

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政治博弈更加激烈。

2015 年，难民潮开始席卷欧洲，这是二战以后欧洲规模最大的难民潮。德国认为，一定数量的难民可以解决国内劳动力，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默克尔单方面终结了“都柏林原则”（即难民必须在欧盟入境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变相鼓励难民向欧洲涌入，并推动欧盟提出安置难民的强制配额制，向难民敞开怀抱。

但此举遭到中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难民的涌入会改变本国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态，并会为本国带来恐怖主义和沉重的经济负担。2015 年 6 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发表联合声明，拒绝接受难民配额。2015 年 9 月，四国总理再次发表声明，拒绝欧盟提出的重新分配 12 万难民的方案。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也公开拒绝强制性的难民配额，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将接受难民与加入申根问题挂钩，成为向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不仅仅是口头的，更是付诸实践的。匈牙利通过一系列法律修正案，在边境沿线修建围墙，阻止难民入境。克罗地亚关闭了通往塞尔维亚的 7 个边境口岸，一度引起克塞关系紧张。匈牙利指责克罗地亚把难民运往匈牙利边境，克匈两国关系也出现裂痕。

难民危机引发了欧盟内部的分歧，形成以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和以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的严重对立，双方各执己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甚至直接声称“难民问题不是欧盟问题，而是德国问题”，欧盟的团结原则受到严重侵蚀。

## （二）中东欧国家不会选择“脱欧”的五点理由

难民危机引发了新老欧洲对立和欧盟的信任危机，未来中东欧国家将走向何方，是会效仿英国选择“脱欧”之路，还是会在欧盟的机制和框架内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中东欧国家并不会因难民问题而选择“脱欧”，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 欧洲一体化仍然是发展的大趋势，英国“脱欧”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在快速发展，欧盟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代表，从早期的 6 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 28 国，从早期松散的煤钢联盟、欧共体发展到今天拥有完善组织框架、统一货币、统一市场的大型经济体，期间经历了无数波折，但历史的潮流将各国凝聚起来，每一次波折都没能阻挡欧盟扩大与深化的脚步。英国在欧盟的地位具有独特性，历史上也从未成为欧盟的铁杆成员。1975 年，英国在

加入欧盟两年之后，就进行过“脱欧”公投，当时“留欧派”以67%的多数获胜。1991年欧共体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对此英国明确加以拒绝，并一直处于欧元区之外。2007年，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迈出建立政治联盟的步伐，英国对此十分抵触。2012年欧盟就“财政契约”达成协议，以加强各成员国对财政的监管，避免加重债务危机，但英国拒绝参加。此外，英国还拒不加入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议》，等等。英国一方面担心如不加入欧盟将会被欧洲排挤在外，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融入欧洲会丧失自主权和平衡欧洲、争取特殊利益的机会。这点中东欧国家和英国是完全不同的，中东欧国家并不具有如英国一样能够“离岸平衡”的条件和能力。在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获益巨大，若脱离欧盟损失也将是巨大的，除了更深入的融入欧盟外，中东欧国家并无第二条路可走。因此，英国只是欧盟深入推进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和特例，对中东欧国家完全不具有借鉴和效仿的意义，深化欧盟合作才是符合中东欧国家利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举措。

2. 西欧地区是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中东欧国家也高度依赖欧盟的财政转移支付

中东欧国家自加入欧盟后，来自西欧的资金、技术、人才大量流向中东欧，中东欧成为西欧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西欧也成为中东欧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中东欧国家经济普遍取得了较快增长。如波兰自2004年以来，除2012~2013年外，基本实现了3%以上的增长率，部分年份增速甚至高达6%~7%。除欧债危机期间外，捷克、匈牙利也基本实现了4.5%或3%以上的增速，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与之相似。此外，中东欧国家也离不开欧盟结构基金的支持。欧盟结构基金主要由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农业基金以及欧洲海事和渔业基金四部分组成，约占欧盟总预算的1/3左右，其中大部分流向中东欧地区，对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部门现代化、中小企业发展、就业培训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欧盟流向该国的结构基金可占该国年GDP的15%左右，在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该比重甚至可以达到20%~25%。若“脱欧”将会损失这些转移支付，这是中东欧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3. 中东欧在地缘上有防范俄罗斯的需求，欧盟能够为其提供坚实的地缘安全保障

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中东欧地区，特别是东欧地区对俄罗斯抱

有疑虑心理，十分担心俄罗斯势力再次掌控东欧地区政治格局，一些东欧国家甚至认为俄罗斯是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中东欧诸国加入欧盟后，既可借西欧力量平衡俄罗斯的地缘影响力，又可通过欧盟平台与俄罗斯打交道，更加有底气，欧盟所能提供的地缘安全保障是中东欧国家向欧盟凝聚的重要向心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国家更加认识到，欧盟和北约对维护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在一些中东欧国家心目中，俄罗斯是“心腹大患”，而难民危机只是“疥癬之疾”，为了阻止难民入境就将自己推向俄罗斯是得不偿失的。

4. 欧盟已认识到难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步收紧难民政策，途经中东欧国家的巴尔干难民通道也已关闭

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之初，德国等国推动欧盟采取了宽松的难民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巴黎恐怖袭击案、科隆大规模性侵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案、尼斯恐怖袭击案、柏林卡车撞人案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爆发后，默克尔大幅收紧了难民政策。据德国内政部数据，2016 年寻求在德国避难的移民人数为 28 万人，比 2015 年的 89 万人减少了 2/3。没有了德国对宽松难民政策的支持，整个欧盟的难民政策也正在大幅收紧。欧盟已与土耳其签署了难民协议，难民经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入西欧的巴尔干路线已被彻底关闭，中东欧国家难民涌入压力大大减轻，因难民问题而考虑“脱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5. 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大，关于欧盟改革及难民危机等议题都能够在欧盟框架内通过协商来解决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初，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处处需要欧盟的支持，其在欧盟中的政治话语权也较弱，被认为是欧盟的“弃儿”。但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以维谢格拉德四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大。本轮难民危机中，由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激烈反对，难民摊派方案最终没能落实，而他们所支持的欧土协议、海岸护卫队等措施已被欧盟所采纳。中东欧国家已成为欧盟中的一支主流政治力量，正在从融入欧盟向重新塑造欧盟转变。面对欧盟中的一些不利于中东欧的深层次问题或具体问题，中东欧国家已经不需要以“脱欧”相威胁，完全可以在欧盟的框架和体制机制下，通过参与欧盟决策和民主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尽管难民危机对欧盟冲击较大，引燃了中东欧地区的疑欧

主义情绪，但基于政治、经济、地缘等多方面利益来看，中东欧国家并不会步英国后尘走“脱欧”道路。但受疑欧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右翼势力等因素影响，一些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或申根区的困难将会更大，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将会继续放缓。2017年是欧洲大选年，是否会飞出一些“黑天鹅”，这些“黑天鹅”会对中东欧国家产生哪些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 ● 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增长变化\*

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法学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开启了具有自主性特征、以回归欧洲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经历了大致10年的经济社会转型，多数“入盟”的东欧国家被纳入以德国为主的欧洲经济圈，2004年、2007年和2013年中东欧11国先后加入欧盟，这不仅提升了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也改变了“冷战”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入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显著变化：

首先，由于西欧资本、技术的不断流入和统一市场的扩大，刺激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出现持续的较快增长，其平均增速是西欧地区经济增长的近两倍，成为欧洲以及欧亚大陆的新兴经济体，多数国家的主要经济指标处在1989年以后的最好水平，其经济增长的共性也很突出，即增长结构改善，属于投资、出口和消费增长的良性增长，这再一次体现了历史上欧盟扩大给新成员国带来的增长效应。据统计，捷克在“入盟”前五年（1999~2003年）年均经济增速为2.8%， “入盟”后五年（2004~2008年）年均增速达到5.28%， “入盟”带来的增长拉动效应非常明显。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也有类似的特点。

其次，“入盟”后，西欧国家资本、技术流入和产业转移使得“入盟”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经贸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结果是“入盟”中东欧国家在逐步成为欧洲重要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同时，中东欧

---

\* 本文为2015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项目《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定位分析》（项目编号：KT201501）和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项目《“16+1”合作的成果、问题和发展前景分析》（项目编号：KT2017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家对西欧市场的贸易集中度也进一步增加，捷克、匈牙利等经济外向型国家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约3/4。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不利方面在于中东欧国家贸易出口对西欧市场需求变化反应敏感，在西欧经济增长和市场变化的任何不利因素都会快速传导到中东欧国家。2010 ~ 2013 年，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减缓和下降就是快速传导的生动例证。

最后，“入盟”前后，多数国家物价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入盟”前人们普遍担心的物价大幅上涨问题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得到较好控制。据统计，“入盟”后捷克通胀率由 2003 年的 0.1% 增至 2004 年 2.8%，2005 年回落到 2% 左右。

除了宏观经济增长变化外，“入盟”对中东欧国家微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如企业治理、技术和环保标准要求的提高促使中东欧国家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大了对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资力度，进而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欧盟的贸易反倾销政策、配额政策也相应覆盖到所有“入盟”的中东欧国家，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盟国家的出口，如钢铁、纺织品和鞋类产品等形成了不利影响。总的来说，欧盟东扩带来的贸易转移和创造效应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即欧盟新成员获益大于老成员。

欧债危机中，中东欧国家虽然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上受到的不利影响有限。中东欧国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由于经济形势好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德国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较快走出危机阴影，其中工业基础好、公共债务较低的波兰在 2009 ~ 2011 年是欧盟国家中唯一出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三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 1.7%、3.9% 和 4.3%）。由于意大利是巴尔干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这一地区的国家比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大一些。

### （一）“入盟”国家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有何不同

中东欧是“另一个欧洲”。这一地区聚集了欧洲大多数小民族，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有别于西欧，也比西欧国家经历了更多历史风雨的吹打。民族关系在中东欧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了该地区的政治地图从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帝国向地域有限的民族国家演变，即沿着帝国—联邦—民族国家的轨迹朝着民族同质化程度更高、体量更小的政治体方向发展。

中东欧 11 国“入盟”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盟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但其一体化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

与西欧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长期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中东欧国家以不一样的视角看待一体化进程，历史发展的积淀使其中一些国家具有强烈的疑欧心态。中东欧民族的历史形成和经历不同于西欧民族，西欧民族或国家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自主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特有的认同与文化特点，这使得它们具有的自信程度能够消除其对 20 世纪以来朝着超国家方向发展的一体化的恐惧；中东欧民族在多个世纪中处在其他族或外强统治下，语言文化等民族认同不断受到威胁，在 20 世纪后半叶，这一地区又遭受集权主义的冲击，相对于前者，他们经历民族独立国家的时间短暂，因此会以不同眼光看待主权分享的一体化进程，其疑欧心理的背后反映着深刻和复杂的民族历史与发展特点。

捷克前总统克劳斯对主要由西欧国家部分政治精英不断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体化进程提出质疑，认为欧盟机制建设中存在着较大的民主赤字，对欧盟未来的发展，普通民众和欧盟政治精英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单纯依靠精英设计的一体化路径将使欧洲踏上“通往奴役之路”的民主困境。在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以克劳斯为代表的一些中东欧国家政治家提出，欧洲一体化应朝着更加开放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更加封闭和集权的方向发展。

多数已“入盟”中东欧国家在涉及成员国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比西欧国家表现出更突出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伊拉克战争中，波兰和捷克采取的亲美政策暴露了新老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也就是说，当新成员国认为采取与西欧大国不同的政策能够更好或更多地获取国家利益时，他们会把执行局部性的独立政策作为优先选项。这在欧盟难民危机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突出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欧盟难民政策、配额分摊等问题上一致维护自身利益。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卡尔·多伊奇曾提出一体化建设的四个层面——市场、制度、再分配和民众认同。目前而言，仅有市场一体化一枝独秀，其他层面的一体化与市场一体化有着显著差距，其原因在于一体化（或欧洲主义）与成员国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前者的目标是较大程度去民族国家化，后者则相反，因此，一体化总是在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寻找能够交叉的临界区域。中东欧国家“入盟”后较快实现了涵盖市场和

制度在内的经贸一体化建设，但再分配和认同一体化建设仍然需要走很长的路，今天欧盟成员国的民众首先还是把自己视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等，而不是欧盟人。

## （二）新老成员国经济诉求有何差异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统一市场后，西欧资本与技术的转移以及统一市场内商品流通的便利化为新“入盟”国家创造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基础，特别是那些经济外向型国家受益更加明显。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国际资本青睐的热点地区，资本的流入是中东欧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盟东扩后，其内部不同力量和利益体进一步分化组合，关系更趋复杂化。不仅新老成员国间有差距和利益分歧，而且新“入盟”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所以难以在欧盟内形成统一的利益集团。各国往往从历史经验出发，更注重密切与周边国家关系，如波、捷、匈、斯四国组成维谢格拉德集团，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从整体上看，欧盟扩大后的实际情况是新老成员国间的不同利益协调不易，往往因时因事形成不同组合。西欧大国常从推广价值观或一体化标准角度强调欧盟的整体利益，而新成员国则愿意从维护和增强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评价欧盟的相关政策。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及其在一体化中存在的内部矛盾决定了欧盟成员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盟国家在不同贸易问题上的摩擦程度往往不同。

从近年来中欧贸易摩擦案例看，多数中东欧国家在对华纺织品和鞋类贸易政策上比意大利、西班牙等东南欧国家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在中欧纺织品和鞋类贸易问题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分成两个阵营，荷兰、丹麦、瑞典和芬兰为代表的开放派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经常立场不同。新成员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站在开放派一边。例如，在 2005 年欧盟纺织品反倾销议案中，虽然捷克国内部分生产商赞同欧盟议案，但捷克工贸部曾明确表示，欧盟国家应当通过积极的政策调整鼓励其同类企业专攻设计、材料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链，而把加工的低端产业链转移到第三国。当时，工贸部副部长特拉帕（Martin Tlapa，现任副外长）曾就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议案在当地媒体公开撰写文章，把欧盟纺织品生产商比喻成巴斯夏经济学寓言中的新版蜡烛生产商，认为他们呼吁政府要求人们建无窗的房子以保障市场对蜡烛的需求是没有道理的。他在文章中指出，欧盟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技术升级和生产转移的方式保持对发



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优势<sup>①</sup>。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欧盟成员国中并不多见。

有捷克学者指出，“入盟”后中东欧民族国家的职能不应收缩到单纯的民族文化自治（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 NCA）范围内，它们应继续在国内经济、金融治理、抑制政治极端集团以及欧盟的民主化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就像其曾为自由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一样<sup>②</sup>。“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积极支持和参与热点问题，但在预算和经济援助等问题上更注重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近年来，不断出现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力量与欧盟机构的一体化力量背离的事实。

### （三）“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

在完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被纳入以德国为主的欧洲经济圈，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成为影响中东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外部因素。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很明显。无论是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看，英国都不是中东欧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和 FDI 来源国。以捷克为例，据统计，多年来捷克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75% 左右，对德国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30% 左右，除德国外，捷克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周边国家。2015 年捷克对英国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3.8% 左右。从双向投资看，英国也不是中东欧国家 FDI 主要来源国。根据捷克央行统计，截至 2014 年年底，捷克吸引的 FDI 主要来自荷兰、奥地利、德国、卢森堡、法国、瑞士、塞浦路斯和斯洛伐克等国，占捷克吸引 FDI 的 80%。

中东欧国家在老成员国有大量的劳动移民。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2015 年在英国的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中，波兰占第一位，达 88.3 万人；罗马尼亚占第三位，为 22.3 万人；匈牙利和捷克分别为 8.7 万人和 4.2 万人。与此同时，英国公民居住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人数仅有 3.5 万人、7 000 人和 5 000 人，双方的人口流动不平衡。当然，即使英国“脱欧”也不代表在英国的中东欧劳动移民会撤出。

<sup>①</sup> Hospodářské Noviny, dne 9. 10. 2005.

<sup>②</sup> Jan Kren, *Central Europe and Its Alternatives*, Mitteleuropa (edit) by Johann P. Arnason, Petr Hlavacek, Stefan Troebst, Nakladatelství Filozofického ústavu AV ČR, 2014. s. 190 – 191.

中东欧国家是欧洲一体化的获益者和支持者。作为欧盟结构基金的主要受惠国，自“入盟”以来，中东欧国家接受了大量的欧盟援助，受益明显。欧盟各种拨款和项目资金是中东欧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来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唯一来源。据欧盟统计局数字，2015 年欧盟拨付波兰的资金总额达 133.58 亿欧元（在欧盟成员国中居第三位，低于法国和西班牙），波兰向欧盟预算缴纳的资金为 37.17 亿欧元；同年，欧盟拨付给捷克的资金达 70.75 亿欧元，捷克缴纳的资金为 13.15 亿欧元；罗马尼亚接受的资金为 65.38 亿欧元，缴纳的资金为 13.19 亿欧元。作为欧盟净贡献国之一的英国“脱欧”后会造成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拨款额的减少，这会是“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之一。

#### （四）“脱欧”风是否会蔓延

英国“脱欧”将对一体化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欧盟内部关系可能出现进一步松弛的走向，反一体化的极端势力有可能得到加强，“脱欧”将鼓舞欧盟成员国的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可能在法国等国得到加强，排斥移民和难民等政策取向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响应。

一体化是历史性进程，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它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暂时挫折，这将会促使欧盟在机制、民主化建设等治理模式上投入更多精力，以应对成员国多元利益协调的挑战。一个统一的欧洲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大于分裂的欧洲，对现有的成员国而言，留在欧盟带来的长远利益也会大于脱离欧洲带来的短期利益，目前的情况不足以支持“脱欧”之风将会蔓延的预测。从中东欧国家来看，英国“脱欧”不会动摇这些国家参与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中东欧国家智库总体上对英国“脱欧”持负面评价，他们希望此次英国“脱欧”风波能激发欧盟内部改革的动力，从而使欧盟变得更加强大。

### ● 欧洲一体化与再工业化中的欧盟中东欧成员国

鲍宏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欧盟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都需要对欧盟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顺应乃至推动这一趋势，将获得主动，而判断失误，则势必处于被动境地。对于相对弱勢的欧盟中东欧成员国来说，这种判断就显得更为重要。

目前，英国“脱欧”开始启动，未来谈判之路如何还前途未卜。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制定的欧盟改革“五种方案”<sup>①</sup>刚刚提交，即使未来确定了其中的某一方案，能否顺利执行还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政策不定，未来几年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如何，特别是包括中东欧成员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重振雄风，同样是未知数。至于2017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结果如何、欧洲怀疑主义政党会否上台，更是难以预料。一体化和反一体化到底谁能胜出，现在很难说清。中东欧成员国，特别是体量较大的成员国，目前虽然在口头上仍支持前者，但在感性上和行动上却并未否认后者，而在长期政策上，它们似乎还没有答案。

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贸易，因此，在贸易、金融、能源等众多经济因素中，以商品贸易为载体、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走势将是决定未来较长时间内欧洲一体化走势的主要因素。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分析一下中东欧成员国未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所在。

“制造业回归”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政策。虽然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以德国“工业4.0”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明显体现这一倾向。工业“回归”就意味着一次新的产业分工，分工必然带来贸易，贸易就会要求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一体化。德国不仅是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和工业国家，对整个欧盟的经济具有带动作用，而且它也是与中东欧成员国地理最接近、贸易和投资关系最密切的欧盟国家。因此，不能忽视德国和欧盟再工业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而中东欧成员国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实际上，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英国的“英国制造2050”，或者是美国的“信息物理系统技术（CPS）”，尽管其各具侧重，如德国“工业4.0”更强调与机床制造等德国固有先进领域的结合，但总体而言，现代制造业的核心，都是对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这种“智能制造”一方面会增加工业制品的个性成分，另一方面会增强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共享性。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会有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到这种新的工业模式中来。

另外，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化也会强化中东欧对欧洲“再工业化”的参

---

<sup>①</sup> 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http://ec.europa.eu/romania/sites/romania/files/whitepaper\\_en.pdf](http://ec.europa.eu/romania/sites/romania/files/whitepaper_en.pdf)

与。让中东欧国家参与西欧的产业分工，更好地体现西欧老成员国和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本身就是欧盟扩大的重要动机。这在 2002 年的欧盟产业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体现。但当时与中东欧成员国同时参与到全球经济分工中的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于 2001 年被提出）。这两种力量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中国在全球低端产业链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这是使美国和欧盟的制造业回归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原因。目前，中国深圳的最低工资已经与保加利亚等欧盟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接近，而欧盟低收入成员国在运输、文化、环保等方面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

在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有中东欧成员国广泛参与的欧洲再工业化将不可避免。这种强调个性化、定制性的工业模式对管理者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企业要有更加灵活的运营机制，在创建、生产，尤其是投资、并购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生产的个性化；二是要有更好的市场监管体制，以维持这种“共享”在市场各个角落的有效性。这两者犹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目前，在企业灵活性和监管有效性这两方面，欧盟对后者掌控有力，但对前者则严格有余。这实际上也成为很多成员国对欧盟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们认为欧盟在消费者保护、反垄断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各国企业的行为限制过多。这固然在较高的水平上维持了欧盟经济的“地理均质性”，使相对较弱的成员国也达到了较高的标准，但同时却牺牲了一部分企业和产业的活力，特别是限制了对达到较高标准存在困难的中东欧成员国企业的活力，欧盟也因而被指责为搞“中央计划经济”。因此，欧盟如果选择放松“中央计划干预”，将更加符合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工业的发展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欧盟在某些经济领域的“去一体化”，既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既符合老成员国的利益，也符合中东欧成员国的利益。

但是，随着产业扩散的加剧，成员国间贸易势必会更加活跃，共同技术标准将是促进贸易的必然手段。也就是说，来自欧盟“中央”的作用仍不可或缺。但在原本就是以个性化为立足之本的“智能制造”领域，如何制定和执行技术标准，将是一个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新问题。特别是中东欧成员国面临的工业回归并不是单纯由于成本原因而产生的地理转移，而是直接迎来一种新形态、新性质的制造业，或者说，是一种从德国等原发国家直接产生的产业扩散，新的工业标准本身还尚未定型。因此，这种一体化的标准如何制定，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了适应未来制造业的发

展，欧盟可能会适当去除目前一体化中的某些刚性成分，转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柔性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容克“五种方案”中的“基本照旧”（方案一）和“只剩单一市场”（方案二）都不符合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再工业化时代中的经济角色，而后者与其说是给成员国以更大的自由，还不如说是欧盟在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一旦胜选后的某种“兜底方案”。相比之下，“多速欧洲”（方案三）同时被新老成员国都接受的可能性更大，即愿意进一步一体化的成员国先走到一起，不愿意跟进的成员国可以保持原状。这或许会让中东欧成员国产生某种挫败感，但这却很可能是一种虽然丢了面子，却能保住里子的方案。

应该说，中东欧成员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受益者，其在欧盟内部的出口额占欧盟成员国间出口总额的比重始终高于其对非欧盟国家出口额占欧盟各国对非欧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例如，2006~2015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在欧盟成员国间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增长64%和86%，但它们在欧盟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只分别增长31%和14%<sup>①</sup>，也就是说，中东欧成员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要明显低于其在欧盟市场上的认可度，欧盟成了中东欧成员国发展的一个温室，为其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仅从这个角度说，中东欧成员国就很难脱离欧盟而独自快速发展，而这还没有涉及中东欧成员国从欧盟得到的大量货币补贴、其居民在西欧工作所得到的汇款以及在能源反哺等方面所得到的战略性援助和参与经济制裁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

中东欧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之所以无法与其在欧盟内部的提升相提并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东欧成员国尽管已经“入盟”10多年，贸易量虽然有较大提高，但是其产业结构仍很难说有实质性改变。除捷克一直在车辆、仪器、IT产品和复杂化工产品等领域的出口中保持比较高的比重、波兰在这些领域进步较快以外，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在内）均仍然以农产品、原料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都在汽车制造等有机构成较高的传统工业领域对中东欧成员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扩散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并没有全面改变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产业结构。现在，需要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欧洲再工业化，将是中东欧成员国在制造业领域进行自我提升的又一次重要机遇，

<sup>①</sup> Intra and Extra - EU trade by Member State and by product group,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

其政治人物如何摆脱民粹主义的心态，利用欧盟框架内业已存在的各种机制，促使欧盟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革，对这些国家而言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 ● 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前景

贺 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博士研究生）

2004 年 5 月 1 日，匈牙利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加入欧盟后，匈牙利完全融入欧洲统一市场，匈牙利与欧盟老成员国及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便捷，欧盟市场带来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为“入盟”初期匈牙利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银行业受到冲击，内需低迷，匈牙利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2010 年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与其竞选伙伴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下简称基民党）组成的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赢得 2/3 的席位，在随后的任期中，欧尔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正统”经济政策。2014 年连任后，欧尔班政府继续推行其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帮助匈牙利经济走出衰退，到 2016 年，已经连续 4 年实现了稳定增长。

### （一）欧尔班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

#### 1. 战略行业和银行业的国有化

2011 年，匈牙利政府耗资 18.8 亿欧元从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手中买入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21.2% 的股份。欧尔班认为，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来说，这是成功地将一家重要的企业安置到安全的地方<sup>①</sup>。2012 年，匈牙利成功收购德国企业“E.ON”。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匈牙利银行业中外资控制较大股份，匈牙利银行受西欧银行传导作用，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欧尔班政府认为应该进行银行业的国有化，降低银行业对外资的依赖，从而降低外部经济对匈牙利经济的影响。2013 年，政府收购了塞切尼银行和格拉尼特银行的股份；2014 年，匈牙利政府从德国巴伐利亚银行手中全面收购了匈牙利外贸银行；2015 年 2 月与奥地利埃尔斯特银行匈牙利分行达成协议，购入其 15% 的股份；2015 年 6 月，斥资 7 亿美元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手中购入布达佩斯银行 100% 股权。

---

<sup>①</sup> Chris Bryant and Catherine Belton, Mol buy - back to cost € 1.9bn,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11.

## 2.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2012年欧尔班政府推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增长计划，2013年这一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了28亿美元的贷款，2014年增至80亿美元，2015年后，这一计划启动了第二阶段方案，匈银行业将向中小企业提供6600亿福林（1福林约合0.0036美元）贷款。其中首批5125亿福林贷款于2015年年初发放给1.5863万家中小企业。

## 3. 改革养老金体系

2010年12月1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一项养老金制度改革法案，要求强制性私人养老基金的投保人在私人养老金和国家养老保险体系间作出选择，继续留在私人养老金体系或是返回国家养老保险体系。凡留在私人养老金体系的投保人，今后不必为社会保险基金缴费，他们此后的工作年限将不再被计算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但其雇主仍然要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缴纳法定的养老金。愿意继续留在私人养老基金的投保人，必须在2011年1月31日前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作出声明，否则投保人与私人养老金的关系将于2011年3月1日自动终止。这项改革后，政府从养老金体系获得了约140亿美元的资金。

## 4. 税收改革

2011年欧尔班政府将此前分为18%和36%两档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为16%的单一税率，2016年将这一税率进一步降至15%。2017年，将企业所得税率下调至9%。据匈牙利中央预算部门估算，企业所得税新税率的实施，将使大型企业在2017年节省约1320亿福林，2018年节省约1400亿福林；而对中小型企业，虽然税率只下降一个百分点，但也可以在未来两年为其节省约200亿福林。一方面欧尔班政府降低所得税，另一方面，则增加了金融业、通信业等行业的税负。2012年将增值税由25%提至27%；2013年将金融交易税由0.3%提至0.6%；银行转账等非现金交易税由0.2%提至0.3%；将固话与移动电话通信税由每分钟2福林提至3福林，公司通话税每月上限由2500福林提至5000福林，个人每月700福林上限维持不变；将矿产、油气、地热等矿业税由12%提至16%；针对个人利息类收入征收6%的健康捐助金；对烟草生产和销售企业征收4.5%的流通税。

## 5. 调整对外贸易方向

欧尔班政府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出口，鼓励中小企业的出口，改善出口贸易结构，吸引外国投资，扩大对邻国的投资。对外经济政策的三个重要方向是“向东开放”、成为欧洲出口商的供货方、加强与

喀尔巴阡山盆地地区的经济合作。匈牙利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欧盟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市场低迷，匈牙利对欧盟的进出口都受到影响。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向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匈牙利政府在 2011 年推出了“向东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与此前以欧洲为重心的对外政策不同，侧重发展与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土耳其、东盟国家、阿拉伯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往来。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中匈合作领域不断扩大，2016 年，中匈双边贸易额为 8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此外，欧尔班政府积极参与“16+1”合作，主动推动匈塞铁路等合作项目。欧尔班政府加强了与俄罗斯在能源和核能领域的合作，2014 年 9 月与俄罗斯签署了在匈牙利境内帕克斯核电站进行合作的协议。

#### 6. 促进就业

国际金融危机后，匈牙利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尔班政府创造了大量短期公益性就业岗位，以降低失业率，2014 年匈牙利政府提供了 20 万个短期公益性就业机会，2015 年提供了 25 万个。

### (二) 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 1. GDP 稳定增长

2013 年匈牙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GDP 增长率达到 2.1%，2014 年欧尔班获得连任，继续推行其经济政策，2014 年和 2015 年匈牙利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 和 3.1%。尽管由于欧盟资助的减少，2016 年 GDP 增长仅为 2%，低于此前三年。但到 2016 年，已经连续四年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欧委会将原先对匈牙利 2017 年 GDP 增长率为 2.6% 的预测提至 3.5%。

#### 2. 就业率上升，失业率持续降低

政府提供的大量短期公益性就业岗位，大幅降低了失业率。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匈牙利为欧盟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sup>①</sup>。数据显示，2016 年匈牙利失业率为 4.5%，比欧盟平均水平低 3.8 个百分点，比欧元区平均水平低 5.1 个百分点。2016 年 10~12 月，匈牙利失业人口为 20.5 万人，比一年前减少 7.6 万人，失业率下降 1.7%，失业率为 4.4%。2016 年平均失业人口为 23.5 万人，比 2015 年下降 7.3 万人。

#### 3. 财政收支平衡，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下降

2012 年以来，匈牙利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维持在 3% 以下，2013 年

---

<sup>①</sup> <http://ec.europa.eu/eurostat/guip/introAction.do?profile=cpro&theme=euroind&lang=en&country1=HU&country2=eu28>



欧盟结束了匈牙利的过度赤字程序。2017年1月底国家财政预算盈余为1234亿福林，达到历史新高。国家公共债务2016年年底达到GDP的73.9%，低于2016年9月底的74.3%。

#### 4. 对外贸易额显著增长

2016年，匈牙利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766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额为933亿欧元，同比增长3.1%；进口额为833亿欧元，同比增长1.7%，贸易顺差为100亿欧元。2017年1月，匈牙利对外出口额与2016年同期相比按欧元计算增长14.3%，进口额增长15.1%。匈牙利出口的81%、进口的74%是与欧盟成员国进行的贸易。

#### 5. 经济增长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

2016年5月，惠誉评级机构将匈牙利的评级从BB+提高到BBB+，为建议投资等级。9月，标准普尔将匈牙利主权信用评级从BB+上调至BBB-。11月，穆迪将匈牙利的评级从Ba1调高到Baa3。至此，三大评级机构都已陆续将匈牙利的评级调高至“可投资等级”。2017年2月，标准普尔将匈牙利长期和短期外币及当地货币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BBB-/A-3。

### (三) 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前景

欧尔班政府自2010年上台以来，实行了诸多经济措施，匈牙利经济发展逐渐处于平稳上升趋势。欧尔班政府通过将养老金国有化，从银行业、通信业等行业征收高额税收等措施控制财政赤字，通过对能源等战略资产进行国有化，对银行的部分资产进行国有化，提升国家对这些行业的控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通过刺激中小企业发展和调整对外贸易方向，推动经济发展，促进GDP增长。

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为其赢得了选民的欢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洲，许多国家都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失去经济竞争力优势，一些小国开始考虑寻求走出困境、发展经济的模式。有学者认为，如果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能持续奏效，而欧盟不能提供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将有更多国家效仿匈牙利<sup>①</sup>。

然而，匈牙利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降低财政赤字、提高税收等措施尽管有利于国家债务和经常账户的改善，但对经济增长的帮助不大，甚至可能会抑制行业发展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

<sup>①</sup> Simeon Djankov, Hungary under Orbán: Can Central Planning Revive Its Economy? Policy Brief, NO. PB15-11, July 2015,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面影响，如果这一影响不能得到消减，匈牙利经济的增长潜力难以提高，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速度也将受到影响。

在将银行业和战略企业收归国有的同时，虽然削减了外国资本对国家重要行业的影响，但同时加大了政治干预的可能。这些行业的投资和盈利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政府相关人员的影响，导致工作效率降低，甚至滋生滥用职权和腐败的行为。

在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与东方的新兴经济体扩大贸易和投资，借助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带动匈牙利的对外经济，同时促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让匈牙利企业直接或间接从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获利。但这种姿态容易将自身置于东西方的夹缝之中，需要谨慎处理这一平衡关系。

### ●从欧盟四份报告看罗马尼亚宏观经济变化

曲 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博士研究生）

从 1989 年政局剧变以来，罗马尼亚经济转型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与其他中东欧转型国家相比，罗马尼亚经济复苏缓慢，但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在考察罗马尼亚经济转型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欧盟在罗马尼亚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转型进程与加入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高度重合。可以说，罗马尼亚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转型，最终标准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融合。哥本哈根“入盟”标准规定：“申请国必须具备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能够面对欧盟内部的，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压力。”基于欧盟在罗马尼亚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结合欧盟委员会对罗马尼亚的定期进程报告（Regular Report on Romania'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及其他与经济相关的欧盟报告，考察罗马尼亚经济转型绩效。其次，罗马尼亚经济转型与经济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与欧洲共同市场整合是一个渐变且连续的过程。不少经济政策在罗马尼亚“入盟”前就已开始实施，因此，不能以 2007 年 1 月 1 日罗马尼亚“入盟”之日作为观察其经济表现的分水岭。为此，本文选取了经济转型中较具代表性的四个时间点，对罗马尼亚主要宏观经济转型绩效进行考察。

### **(一) 1998年：欧盟首次发布对罗马尼亚“入盟”进程的常规报告**

选择1998年作为第一个考察时间点，首要原因是在这一年欧盟首次发布了对罗马尼亚“入盟”进程的常规报告，欧盟正式以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来评估罗马尼亚的转型进程。第二个原因是，自1997年中期开始，罗马尼亚经济开始转型以来的第二次衰退，罗马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稳定宏观经济，因此，考察1998年罗马尼亚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自1996年11月罗马尼亚实现剧变后首次政权交替之后，以中右翼政党为主的新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期望采用“休克疗法”实现经济重建。1997年政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经济突然陷入衰退。1998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财政赤字也有所下降，价格和贸易自由化进展良好，但这并非反映的是结构改革的成功，而是经济的衰退。经济学家智库在1998年10月发布的罗马尼亚国家报告认为，任何试图通过宽松经济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努力都有可能再次引发通货膨胀，这是由供给短缺和经济本身不具有竞争性造成的。1998年，罗马尼亚宏观经济稳定面临巨大挑战，经济持续负增长。欧盟报告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认为罗马尼亚出现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改革缓慢，执政联盟对改革本身没有形成政治共识，对待结构改革的态度前后不一致，政策落实不到位等。虽然罗马尼亚的私有化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小型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享有国家补贴，企业债务仍在不断累积。同时，由于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外部赤字继续增长，影响了对外贸易。1998年罗马尼亚的出口下降，进口增加，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欧盟的贸易额在增加。

### **(二) 2004年：欧盟确认罗马尼亚已建立市场经济，并宣布罗马尼亚将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入盟”**

选择2004年作为第二个时间点进行考察，是因为罗马尼亚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衰退和21世纪以来的快速增长之后，2004年欧盟确认罗马尼亚已建立市场经济。在2004年有关罗马尼亚“入盟”进度的报告中，欧盟积极评价罗马尼亚经济转型。欧盟认为，罗马尼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势均有巨大改善，符合市场经济标准。

自2000年中期，罗马尼亚的宏观经济明显改善，欧盟报告认为这是深入推进结构改革、提高经济开放度和经济竞争力，并且采用更平衡、更灵活政策等多方面努力的积极结果。2000年以来，罗马尼亚经济持续增长，

连续 5 年保持 5% 左右的增速。国内消费需求及投资的双增长共同促进了罗马尼亚经济的复苏。私有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国有企业已经从 2001 年年底的 1 673 家降至 2004 年中期的 1 187 家<sup>①</sup>。2004 年 7 月，国有石油公司罗马尼亚石油公司（Petrom）成为第一家实现私有化的能源企业，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中小型企业的增加为罗马尼亚经济增添了活力。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虽然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份额开始增加（如机械和电子设备出口增加）。欧盟依然是罗马尼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且市场份额仍在不断上升。欧盟报告还指出，罗马尼亚应该继续加强财政纪律，调整能源价格，改善国有企业的财政表现。通过改革政府支出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善税收行为，以保证财政可持续性。

### （三）2007 年：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

2007 年 1 月 1 日，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成为欧盟成员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经济继续保持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学家智库报告认为，此时罗马尼亚经济已呈现过热的迹象，需求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欧盟在 2008 年 3 月发布的趋同报告（Convergence Report）对罗马尼亚经济的评价是：2007 年罗马尼亚通货膨胀有所上升，主因是农产品价格突然上涨，能源价格上升和罗马尼亚列伊贬值；政府财政赤字上升，但基本满足了政府预算的标准；与欧盟的贸易整合进行良好，但出口商品仍然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有学者认为，“入盟”为罗马尼亚带来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经济繁荣，但本地资本仍然不足，且投资效益不高，结构不够合理<sup>②</sup>。“入盟”之后，罗马尼亚政府的改革力度和决心都有明显的下降，私有化进程也在放缓。2007 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的迹象已经开始浮现，这些都影响了罗马尼亚经济进一步深入结构改革。

### （四）2016 年：罗马尼亚最新经济情况

2016 年是罗马尼亚经济自 2011 年以来连续第 6 个增长年，经济增长速度在欧盟成员国中名列前茅。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下，罗马尼亚经济得以稳定。个人消费开始恢复，强劲的国内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近年来罗马尼亚工资水平持续提高，再加上前往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工作的罗马尼亚劳动力越来越多，

---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on Romania'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2004.

② Romania's Economy after the European Union Accession, Părean Mihai Olimpiu, Vădăsan Ioana, Analele Universității din Oradea. Științe Economice, July 2013.

大量侨汇输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消费能力的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恢复缓慢，但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由于国内需求激增，导致进口增长。与此同时，出口也在增长，尤其是服务领域，这得益于欧盟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流失，尤其是高技术水平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罗马尼亚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巨大障碍。

应该指出的是，罗马尼亚经济依然面临若干挑战：

首先，政府对于经济供给侧的刺激十分有限，例如对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商业环境改善以及公共行政方面的投资都有待提高。

其次，财政赤字虽保持稳定，但政府继续实施减税政策与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都会在未来给财政带来压力。

最后，建立在侨汇基础上的家庭收入提高极易受到欧盟老成员国经济形势的影响。

总体而言，从宏观经济的表现来看，在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罗马尼亚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最初的经济衰退已转向增长，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重新恢复了强劲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是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出口增长。一方面，“入盟”进程为罗马尼亚带来了经济秩序、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面向欧盟市场与全球市场的罗马尼亚经济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更大挑战。更重要的是，面对劳动力的流失以及社会老龄化、贸易赤字增加、创新不足以及竞争力有待提高等问题，如何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将是罗马尼亚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表 1 罗马尼亚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年份	1998	2004	2007	2015
实际 GDP 增长 (%)	-5.40	8.30	6.00	3.80
CPI (年平均, %)	59.00	11.90	4.80	-0.93
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 (%)	-3.30	-1.10	-2.50	-0.90
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比重 (%)	-7.90	-7.60	-14.00	-1.10
失业率 (%)	10.30	6.20	4.10	5.10

资料来源：根据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年度统计报告及月报数据制作。

(责任编辑：高晓慧)